四書輯釋

中庸朱子或問

後學新安倪士毅 輯釋

或問名篇之義程子專以不偏爲言呂氏專以無過不及爲說二者固不同矣子乃合而言之何也曰中一名而有二義程子固言之矣今以其說推之不偏不倚云者程子所謂在中之義(語錄在中是言在裏面底道理未動時恰好處纔發時不偏於喜則偏於怒不得謂之在中矣朱以在中釋內字)未發之前無所偏倚之名也無過不及者程子所謂中之道也(道以由行之用言)見(形甸反)諸行事各得其中之名也蓋不偏不倚猶立而不近四旁心之體地之中也無過不及猶行而不先不後理之當(去聲下當同)事之中也故於未發之大本則取不偏不倚之名於已發而時中則取無過不及之義語固各有當也然方其未發雖未有無過不及之可名而所以爲無過不及之本體實在於是及其發而得中也雖其所主不能不

偏於一事然其所以無過不及者是乃無偏倚者之所爲而於一事之中亦未嘗有所偏倚也（此以不偏不倚與無過不及交互發明以見其義然而已）故程子又曰言和則中在其中言中則含喜怒哀樂在其中而呂氏亦云當其未發此心至虛無所偏倚故謂之中以此心而應萬物之變無往而非中矣是則二義雖殊而實相爲體用此愚於名篇之義所以不得取此而遺彼也（語錄中本是說無過不及之中大旨在時中上若推其本則自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而爲時中之中○未發之中是體已發之中是用）

○曰庸字之義程子以不易言之而子以爲平常何也曰唯其平常故可常而不可易若驚世駭俗之事則可暫而不得爲常矣二說雖殊其致一也但謂之不易則必要於久而後見不若謂之平常則直驗於今之無所詭異而其常久而不可易者可兼舉也（語錄譬之飲食五穀是常自不可易若是珍異不嘗得之物則可暫一食之久則不能○陳氏曰平常不易本作一說）况中庸之云上與高明爲對而下

與無忌憚者相反(極高明而道中庸是中庸與高明對君子中庸小人無忌憚者反中庸)其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文以見(形甸反)夫指體細微而不敢忽則其名篇之義以不易而爲言者又孰若平常之爲切乎曰然則所謂平常將不爲淺近苟且之云乎曰不然也所謂平常亦曰事理之當然而無所詭異云爾是固非有甚高難行之事而亦豈同流合汙(音烏)之謂哉既曰當然則自君臣父子日用之常推而至於堯舜之禪(時戰反)授湯武之放伐其變無窮亦無適而非平常矣(語錄中庸只是一箇道理以其不偏不倚故謂之中以其不差異可常行故謂之庸未有中而不庸者亦未有庸而不中者惟中故平常堯授舜舜授禹都是當其時合當如此做做得來恰好處謂中此中即平常也不如此便非中便不是平常接施當得各皆須要飲冷就涼敷衣葛揮扇此便是中便是平常當當居其皆須用飯湯就密室重裘擁火此便是中便是平常然不然便是失其中矣○禪讓放伐事須與常然者是合常亦也然只是常事)○曰此篇首章先明中和之義次章乃及中庸之說至其名篇乃不曰中和而曰中庸者何哉曰中和之中其義雖

精微未發之中乃古人未言之精義而中庸之中，實兼體用。且其所謂庸者

又有平常之意焉，則比之中和，其所該者尤廣，而於一篇大

指精粗本末無所不盡，此其所以不曰中和而曰中庸也。諸家說

中庸該得中和之義，庸是見於事，和是發於心，庸該得和。以性情言之謂之中和，以理言之謂之中庸，其實一也。○

曰張子之言如何張子曰學者如中庸文字輩直須句句理會過使其言互相發明曰其

須句句理會使其言自相發明者，真讀書之要法，不但可施

於此篇也。○曰呂氏為己為人之說如何為並去聲下同○呂氏曰為己者心存乎德行而無意乎功名為人者心存乎功名而未及乎德行若後世學者有未及乎為人而濟其私欲者則德行功名之本心亦亡矣何道之望哉以聖人之言為之本使學者用心於此苟不能致其行則何以異於鄉人哉

曰為人者，程子以為欲見知於人者

是也。呂氏以志於功名言之，而謂今之學者未及乎此，則是

以為人為及物之事，而汲汲以求濟其私者，又下此一

等也殊不知夫子所謂爲人者正指此下等人觀吕曰未能成已而遽欲成物此特可坐去聲以不能知所先後之弊原其設心猶愛而公視彼欲求人知以濟一已之私而後學者不可同日語矣至其所謂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以爲之本使學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亦曰欲使學者務先存養以爲窮理之地耳而語之未瑩烏定反乃以聖人強上聲立此中以爲大本使人以是爲準而取中焉則中者豈聖人之所強立而未發之際亦豈容學者有所擇取於其間哉但其全章大指則有以切中去聲今時學者之病覽者誠能三復而致思焉亦可以感悟而興起矣

或問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何也曰此先明性道教之所以名以見形甸反其本皆出乎天而實不外於我也天命之謂性言天之所以命乎人者是則人之所以爲性也

蓋天之所以賦與萬物而不能自已者命也吾之得乎是命以生而莫非全體者性也文集天之生此人如朝廷之命此官人之有此性如官之有此職故以命言之則曰元亨利貞而四時五行庶類萬化莫不之是而出以性言之則曰仁義禮智而四端五典萬物萬事之理無不統於其間陳氏曰此說造化流行天命之大目只是元亨利貞此四者就氣上論得就理上論也得就氣上論則物之生為元於時為春物之發達為亨於時為夏物之成就為利於時為秋物之斂藏為貞於時為冬貞者正而固也自其生意之已定者而言謂之正自其斂藏者而言故謂之固就理上論則元者生理之始亨者生理之通利者生理之遂貞者生理之固人性之大目只是仁義禮智四者而已得天命之元在我謂之仁得天命之亨在我謂之禮得天命之利在我謂之義得天命之貞在我謂之智以性之有仁義禮智只是天地元亨利貞之理實一致非引而譬之也蓋在天在人雖有性命之分而其理則未嘗不一在人在物雖有氣稟之異而其理則未嘗不同此吾之性所以純粹至善而非若荀揚韓子之所云也荀揚韓子論性詳見孟子告子篇集註○陳氏曰性命只是一箇道理不分看則不分曉不合看又離了不相干涉須是就渾然一理中看得界分不相亂率性

之謂道言循其所得乎天以生者則事事物物莫不自然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蓋天命之性仁義禮智而已循其仁之性則自父子之親以至於仁民愛物皆道也循其義之性則自君臣之分(扶問反)以至於敬長(上聲)尊賢亦道也循其禮之性則恭敬辭讓之節文皆道也循其智之性則是非邪正之分別(彼列反下有別同)亦道也蓋所謂性者無一理之不具故所謂道者不待外求而無所不備(此言性道之全體)所謂性者無一物之不得故所謂道者不假人為而無所不周(此言性道之大用)雖鳥獸草木之生僅得形氣之偏而不能有以通貫乎全體然其知覺運動榮悴(秦醉反)開落亦皆循其性而各有自然之理焉至於虎狼之父子(仁)蜂蟻之君臣(義)豺(牀皆反)獺(他達反)之報本(禮)雎(七余反)鳩之有別(智)則其形氣之所偏又反有以存其義理之所得(通證)莊子天運篇商太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

何忍不仁○化書曰蜂有君禮也螻蟻之有君也一拳之宮物數獻之卜一塊之臺與衆臨之一粒之食與衆蓄之一蟲之肉與衆咂之一罪無疑與衆戮之○禮記月令季秋之月豺乃祭獸戮禽孟春之月魚上冰獺祭魚○詩傳云雎鳩水鳥今江淮間有之生有定偶而不相亂偶常並遊而不相狎故毛傳以爲摯而有別摯字与至通言其情意深至也元

可以見天命之本然初無間缺而所謂道者亦未嘗不在

是也。是豈有待於人爲而亦豈人之所得爲哉語類性是體道是用道徹是裏面做出底道理○問先儒將此幾之猶雜得其一偏然頭徹尾得義理之正人合下具此天命之全於所爲物欲所賢反不能如物之通其一處而全盡何也曰只有道一賢便便夫得人却事得性會得此便却良良所以易時○陳氏曰循物之性而言之如牛可耕馬可乘雞可司晨犬可司夜其所發見皆有能然之理○求諸陳氏曰飛潛動植各一注性而不可皆然是率處指飛者若之動者植之則是率其性非物之所謂率性矣脩道之謂敎言

聖人因是道而品節之以立法垂訓於天下。是則所謂敎也

蓋天命之性率性之道皆理之自然而人物之所同得者也

人雖得其形氣之正然其淸濁厚薄之禀亦有不能不異者

是以賢知者或失之過愚不肖者或不能及而得於此者

亦或不能無失於彼是以私意人欲或生其間而於所謂性者不免有所昏蔽錯雜（昏蔽其天理 錯雜以人欲）而無以全其所受之正性有不全則於所謂道者因亦有所乖戾舛（尺淺切）逆而無以適乎所行之宜惟聖人之心清明純粹（清明以氣言 純粹以質言）天理渾（上声）然無所虧闕故能因其道之所在而為之品節防範以立教於天下使夫（音扶）過不及者有以取中焉蓋有以辨其親疏之殺（所戒反）而使之各盡其情則仁之為教立矣有以別（彼列反下同）其貴賤之等而使之各盡其分（扶問反）則義之為教行矣為之制度文為使之有以守而不失則禮之為教得矣為之開導禁止使之有以別而不差則知（去声下無知同）之為教明矣夫如是是以人無知愚事無大小皆得有所持循據守以去（上声）其人欲之私而復乎天理之正推而至於天下之物則亦順其所欲違其所惡（去声）因其材質之宜以致其用制其取用之節

以遂其生皆有政事之施焉此則聖人所以財成天地之道
而致其彌縫輔贊之功然亦未始外乎人之所受乎天者而
強上声為之也陳氏曰辨其親疏之殺為之等為之立五服自斬衰上
至緦麻辨其貴賤之等為之等為之立君臣
下長幼之序為之制度文為如三千三百之儀嚴輕重之踰密
有等級之不同為之開尊禁止如司徒教民以任○陛淵之
方及糾民以不孝不弟之刑因其材質之宜制其取用
之節如教人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穿井射御馬首之類子思
以是三言者於篇首雖曰姑以釋夫三言之名義然學者能因
其所指而反身以驗之則其所知豈獨名義之間而已哉蓋
有得乎天命之說則知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理之不備而
釋氏之所謂空者非性矣有以得乎率性之說則知我之所
得乎天者無一物之不該而老氏所謂無者非道矣有以得
乎脩道之說則知聖人之所以教我者莫非因其所固有而
去上声其所本無背音佩其所至難而從其所甚易去声○所
有節謂道所樞
無溺私欲所至難謂異端之
空寂所甚易謂吾道之教
而凡世儒之訓詁詞章管商之

權謀功利老佛之清淨寂滅與夫百家衆技之支離偏曲皆非所以為教矣陳氏曰釋氏以空為宗以未有天地之先為吾真體以天地萬物皆為幻人事都為粗迹盡欲屏除了一歸於真空老氏以無為宗以道為[illegible][illegible]大也形器之外迹云道在太極之先只是說未有天地萬物之初有箇空虛道理都與人物不相干涉不知道只是人事之理耳又曰老氏清虛無事釋氏屏棄人事世間或訓詁辭析而理不明或詞章[illegible][illegible]而義不通管商功利之徒難設得事業亦只是權謀術數之私而非背中義理去做皆非所謂事業矣○真氏曰朱子論性道教必曰仁義禮知其說[illegible]老以空寂為性以虛無為道管商以刑名功利為教皆其支是非不辨而明矣由是以性因其所固有之不可昧者而益致其學問思辨之功因其所甚易之不能已者而益致其持守推行之力學問思辨致知之事也持守推行力行之事也○語錄曰日用常行合做底道理是不能已者則夫天命之性率性之道豈不昭然日用之間而脩道之教又將由此而後立矣○曰率性脩道之說不同孰為是邪曰程子之論率性正就私意人欲未萌之處指其自然發見形甸反各有條理者而言以見道之所以得名非指脩為而言也程子曰生之謂性人

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此理天命也
順而循之則道也又曰天降是於下萬物流形各正性命者
是所謂性也循其性是所謂道也此亦通人物而言循性者
馬則爲馬之性又不做牛底性牛則爲牛之性又不做馬底
此此所謂率性也○文集程子說人生而靜以上是人物未
生時只可謂之理未可名爲性所謂在天曰命也纔說性時
便是人生以後此理已墮在形氣之中不全是性之本体矣
所謂在人曰性也○語錄程子說物物皆有箇道理即也便
是道循性者是循其理之自然道是性
中分以條理皆分以條理去皆是道也

呂氏良心之發以下

至安能致是一節亦甚精密但謂人雖受天地之中以生而梏於形體。又爲私意小知（去聲）所撓故與天地不相似而發不中（並去聲下同）節。必有以不失其所受乎天者然後爲道則所謂道者又在脩爲之後而反由教以得之非復（扶又反）[illegible]子思程子所指人欲未萌自然發見之意也

意捥之

無有異但人窮其[illegible]也之中以生而梏於叢不之與天籠[illegible]
私意小知撓乎其[illegible]故與天地不相以所發墜至乎体人有
實而不中節如使所得於天者不容則問患乎不中出乎故
良心所發莫非道也在我者惻隱羞惡辭遜是非皆道也在
彼若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亦道也在物之分則有
彼我之殊於性之分則合乎內外一體而已是皆人心所同

然乃吾性之所固有喜怒哀樂之所發則[illegible]必有節文所感重者其隆也亦重所感輕者其殺也亦輕自

斬至緦喪服異等而九族之情無所憾自王公至皂隸儀章異制而上下之分莫敢爭非出於性之所有安能致是

游氏所謂無容私焉則道在我楊氏所謂率之而已者似亦不

皆有呂氏之病也游氏曰天之命萬物者道也而性者具道以生也因其性之固然而無容私焉則道在

[illegible]

不可加損也無俟乎脩焉率之而已至於脩道則程子養之以福脩而求復之

之云卻似未合子思本文之意程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命之謂性也人之生也直

意亦云[illegible]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又曰脩道之謂教此

則事在人事以失其本性故脩而求復之則入於學若扶不失則何脩之有獨其一條所謂脩此

脩之各得其分反閒而引舜事以通結之者為得其旨故律

門人亦多祖之但所引舜事或非論語本文之意耳程子曰此活而

脩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於教此無加損焉此有參而不與焉者也呂氏所謂先王制

[illegible]天下傳之後世者得之但其本說率性之道變亦失

其指而於此又推本之以爲率性而行雖已中節而所稟不
能無偏不及若能人心誠求之自然來中不遠道欲達之天下
傳之後世所以又當脩道而立教焉則爲大繁複而失本
文之意耳呂氏曰脩性而行无物撓之難無不中節者不然以
無小過小不及天品節能無厚物皆明則應於物中節者不
之麥而弾之之切故而言曰先王制謂禮敢除也而見亦子
見孔子弾小之之切故而品者節不斯斯厚
故誠求其切及天品者不能無之見孔子
所不可終不脩不所
以亦不親切也不同以揚氏爲曰法臨川後在王氏云天下
之所論王氏之失如何曰王氏之言固爲多
我其性則曰使我正一物所謂中使然命天命
豈一二爲命云自在天下謂命氏謂
如此二爲命無易理第所由之者異耳率然性之所謂云道如易變又
所謂性物人之之理是也得理之
以爲性無命之命作初無二天
我有爲者猶曰上帝降衷云爾豈有以爲有或使之者哉其

曰在天爲命在人爲性則程子亦云而楊氏又自言之蓋無悖於理者今乃指爲王氏之失不惟似同浴而譏(居衣反)裸(音果)裎(音呈)亦近於意有不平而反爲至公之累矣且以率性之道爲順性命之理文意亦不相似若游氏以道天倍情爲非性(游氏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則天命也若道天倍情則非性矣)則又不若楊氏人欲非性之云也(楊氏曰天命之謂性人欲非性也)〇曰然則呂游楊侯四子之說孰優曰此非後學之所敢言也但以程子之言論之則於呂稱其深潛縝(止忍反)密於游稱其穎悟溫厚謂楊不及游而亦每稱其穎悟謂侯生之言但可隔壁聽今且熟復其言究覈(下革反)其意而以此語證之則其高下淺深亦可見矣過此以往則非後學所敢言也

或問既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矣而又曰莫見乎隱莫顯乎

微故君子慎其獨也何也曰此因論率性之道以明由教而
入者其始當如此蓋兩事也其先言道不可離而君子必戒
謹恐懼乎其所不睹不聞者所以言道之無所不在無時不
然學者當無須臾毫忽之不謹而周防之以全其本然之體
也又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君子必謹其獨者所以言隱微之
間人所不見而己獨知之則其事之纖悉無不顯著又有甚
於他人之知者學者尤當隨其念之方萌而致察焉以謹其
善惡之幾也蓋所謂道者率性而已性無不有故道無不
在大而父子君臣小而動靜食息不假人力之為而莫不各
有當然不易之理所謂道也是乃天下人物之所共由充塞
（先則反）天地貫徹古今而取諸至近則常不外乎吾之一心循
之則治失之則亂蓋無須臾之頃可得而暫離也若其可
以暫合暫離而於事無所損益則是人力私智之所為者而

非率性之謂矣聖人之所脩以爲教者因其不可離者而品節之也君子之所由以爲學者因其不可離者而持守之也持守指戒謹恐懼是以日用之間須臾之頃持守工夫一有不至則所謂不可離者雖未嘗不在我而人欲間去之則亦判然二物而不相管矣是則雖曰有人之形而其違禽獸也何遠哉是以君子戒慎乎其目之所不見恐懼乎其耳之所不及聞瞭了音然心目之間常若見其不可離者而不敢有須臾之間去声以流於人欲之私而陷於禽獸之域若書之言防怨而曰不見形句是圖禮之言事親而曰聽於無聲視於無形蓋不待其徵於色發於聲然後有以用其力也語錄不見是圖既是不見安得有圖只是要於未有兆朕無可睹聞時先戒懼取○聽於無聲視於無形只是照管所不到念慮所不及處正如防賊相似須要窺其求路○備旨五子之歌云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曲禮云凡爲人子者居不主奧坐不中席云云聽於無聲視於無形夫音扶既已如此矣則又以謂道固無所不在而幽

隱之間乃他人之所不見而已所獨見道固無時不然而細微之事乃他人之所不聞而已所獨聞是皆常情所忽以爲可以欺天罔人而不必謹者而不知吾心之靈皎如日月既已知之則其毫髮之間無所潛遁又有甚於他人之知矣又況既有是心藏伏之久則其見（形甸反下以見同）於聲音容貌之間發於行事施爲之實必有暴著而不可揜者又不止於念慮之差而已也（語錄隱微顯著未嘗有異豈怠於顯而偏於獨哉蓋獨者至用之際而人所易忽於此而必謹焉則亦無所不謹矣）是以君子既戒懼乎耳目之所不及則此心常明不爲物蔽而於此尤不敢不致其謹焉必使其幾微之際無一毫人欲之萌而純乎義理之發則下學之功盡善全美而無須臾之間（去）斷矣二者相須皆反躬爲（去声）己遏人欲存天理之實蓋體道之功莫有先於此者亦莫有切於此者故子思於此首以爲言以見君子之學必由此而入也（推道者以身任此道歟）

（如文言所謂体仁○陳氏曰此兩節是做工夫處見得聖賢体道之功甚密）曰諸家之說皆以戒愼不睹恐懼不聞即爲謹獨之意子乃分之以爲兩事無乃破碎支離之甚邪曰既言道不可離則是無適而不在矣而又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則是要切之處尤在於隱微也既言戒謹不睹恐懼不聞則是無處而不謹矣又言謹獨則是其所謹者尤在於獨也是固不容於不異矣若其同爲一事則其爲言又何必若是之重（平聲）複（音福）邪且此書卒章潛雖伏矣不愧屋漏亦兩言之正與此相首尾（陳氏曰潛雖伏矣一節中明首章謹獨意不愧屋漏一節中明首章戒懼不睹不聞意）但諸家皆不之察獨程子嘗有不愧屋漏與謹獨是持養氣象之言其於二者之間特加與字是固已分爲兩事而當時聽者有未察耳（程子曰要脩持他這天理則在德須有不言而信者言難爲形狀養之則須直不愧屋漏與愼獨這是箇持養底氣象）曰子又安知不睹不聞之不爲獨乎。曰其所不睹不聞者已之所不睹不聞也故

上言道不可離而下言君子自其平常之處無所不用其戒懼而極言之以至於此也獨者人之所不睹不聞也故上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下言君子之所謹者尤在於此幽隱之地也是其語勢自相唱和（去聲）各有血脉理甚分明如曰是兩條者皆爲謹獨之意則是持守之功無所施於平常之處而專在幽隱之間也且雖免於破碎之譏而其繁複偏滯而無所當（去聲）亦已甚矣（陳氏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對道不可須臾離非道句君子以愼其獨對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句惟其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所以戒愼其所不睹恐懼其所不聞惟其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所以必愼其獨）

○曰程子所謂隱微之際若與呂氏改本及游楊氏不同而子一之何邪曰以理言之則三家不若程子之盡以心言之則程子不若三家之密是固若有不同者矣然必有是理然後有是心有是心而後有是理則亦初無異指也。合而言之亦何不可之有哉（程子曰人只以耳目所見聞者爲顯見所不見聞者爲隱

微然不知理亦甚顯也且如昔人彈琴見螳螂捕蟬而聞者以為有殺聲殺在心而人聞其琴而於之豈非顯乎人有不善而自謂人不知之然天地之理甚著不可揜也○呂氏曰此章明道之要不可不誠道之在我謂故食居處之下可去可夫皆外物也誠以為已故不然自心人心至畏一明之思善與不善莫不知之他人雖明有所不與也後慎其獨者知為已而已○游氏曰人所不獨可謂隱矣而心獨知之不亦見乎人所不聞可謂獨氏而心獨聞之不亦顯乎○獨氏曰獨非交物之特有動于中其遵未遠也難非見隱所及而其幾固已際然心日之間矣其為顯見顯加焉雖設自說吾誰故敗天乎此君子必慎其揚也○語録問程子舉彈琴設心處是就人知處言呂游揚氏所說是就已自知處言章句是合三者而言曰有動于中已固先自知亦不能揜人句之知所謂誠之不可揜也○問迹雖未形幾則已動上兩句是惺子意人離不知已獨知之下兩句是游氏意否曰然兩事只是一些幾既動則已必知之已既知則人以知之

○曰他說如何曰呂氏舊本所論道不可離者得之但專以過不及為離道則以未盡耳其論天地之中性與天道一節最其用意深處然經文所指不睹不聞隱微之間者乃欲使人戒懼乎此而不使人欲之私得以萌動於其間耳非欲使人虛空其心反觀於此以求見夫(音扶)所謂中者而遂執之以為應

事之準則也呂氏既失其指而所引用不得於言必有事焉參前倚衡之語亦非論孟本文之意至謂隱微之間有昭昭而不可欺感之而能應者則固心之謂矣而又曰正惟虛心以求則照乎見之是又別以一心而求此一心見此一心也豈不誤之甚哉

呂氏曰率性之謂道則四端之在我者人倫之在彼者皆吾性命之理受乎天地之中所以立人之道不可須臾離也絶類離倫無意乎君臣父子者過而離乎此者也賊恩害義不知有君臣父子者不及而離乎此者也雖過不及有差而皆不可以行於世故曰可離非道也非道者非天地之中而已非天地之中而自謂有道惑也又曰所謂中者性與天道也謂之有物則不得於言謂之無物則必有事焉不得於言若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無聲形發乎耳目而可以道也必有事焉者莫見乎隱莫顯乎微體物而不可遺者也古之君子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是何所見乎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是果何物乎學者見乎此則庶乎能擇中庸而識之隱微之間不可求之於耳目不可道之於言語然有所謂昭昭而不可欺感之而能應者正惟虛心以求之則庶乎見之故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文集心者人之所以主乎身者也一而不二者也為主而不為客者也命物而不命於物者也故以心觀物則物之理得今復有物以反觀乎心則是此心之外復有一心而能管乎此心也然則所謂心者為一耶為二耶為主耶

爲客聘爲命物者聘爲命於物者耶若參前倚衡之云者則爲忠信篤敬而發也蓋曰忠信篤敬不忘乎心則無所適而不見其在是云爾亦非有以見其心之謂也且身在此而心參於前身在輿而心倚於衡是果何理也耶若釋氏

無適非道之云則善矣然其言似亦有所未盡蓋衣食作息視聽舉履皆物也其所以如此之義理準則乃道也若曰所謂道者不外乎物而人在天地之間不能違物而獨立是以無適而不有義理之準則不可頃刻去之而不由則是中之旨也若便指物以爲道而曰人不能頃刻而離此百姓日用而不知耳則是不惟昧於形而上上聲下之別筆列反而墮於釋氏作用是性之失且使學者誤謂道無不在雖欲離之而不可得吾既知之則雖猖昌狂妄行亦無適而不爲道則其爲害將有不可勝平聲言者不但文義之失而已也[illegible]氏曰[illegible]盈天地之間孰非道乎道而可離則道有在矣譬之四方有定位焉適東則離乎西適南則離乎北斯則可離也若夫無適而非道則烏得而離耶故寒而衣饑而食日出而作晦而息耳目之視聽手足之舉履無非道也此百姓所以日用而不知

○語錄問龜山言飢食渴飲手持足行便是道所謂手持足
行未是道手容恭足容重乃是道也目視耳聽未是道視明
聽聰乃是道也或謂不然其說云手之不可履猶足之不可
持此是天職率性之謂道只猶此自然之理耳不當如何說
生曰不然將物亦會手持足履目視耳聽如何便與教道若
便以為道是說發為道也伊川云夏著冬裘飢食渴飲若著
些私各心便是發天聽須看看些私含心字○衣食動作只
是物所之理乃道將物耳做道則不可目如言前椅子有四
隻脚可以坐此椅之器也若涂去一是理坐不得便失其椅
之理矣形而上為道形而下為器就這形而下之器中處有
邪形而上之道若便將形而下之器作形而上之道則不可
所謂於物使是要說這形而下之器形著器形而上之行理
而已說而食渴而飲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其所以於食作自
者皆道之所在也若便器說食作息者是道則不可懟能者
上神通杜用運水能宗之猶一般亦是此存而線行後長與
咳行先長都一般是行只是徐行後長方是道若致行先長
便不是道豈可說只認得行處便是道神通妙用運水懈柴
須是運得水是搬得柴是方是神通妙用於運得不是搬得
不是如何是神通妙用浙家所謂作用是性便是如此也從
不理是和非只認得這衣食作息視聽舉履便是道陽家則
劉是就言上尋討道理力道道竅山云伊尹之捌于辛野此
農夫用父之所日用若而涂在是如此則也之伊尹其後矣
龜山說話大
業有此病

○曰呂氏之書今有二本。子之所謂舊本則無
疑矣所謂改本則陳忠肅公所謂程氏明道夫子之言而惑

之序者子於石氏集解雖嘗辨之而論者猶或以爲非程夫子不能及也奈何曰是則愚嘗聞之劉李二先生矣舊本者呂氏大學講堂之初本也改本者其後所修之別本也陳公之序蓋爲傳者所誤而失之及其兄孫幾叟具以所聞告之然後自覺其非則其書已行而不及改矣近見胡仁仲所記侯師聖語亦與此合蓋幾叟之師楊氏實與呂氏同出程門師聖則程子之內弟而劉李之於幾叟仁仲之於師聖又皆親見而親聞之是豈胷臆私見口舌浮辨所得而奪哉若更以其言考之則二書詳略雖或不同然其語意實相表裏如人之形貌昔腴音臾肥也今瘠音脊瘦也而其部位神采初不異也豈可不察而遽謂之兩人哉又況改本厭前之詳而有意於略故其詞雖約而未免反有刻露峭急之病至於詞義之間失其本指則未能改於其舊者尚多有之校音教之明道序曰

之言平易（去聲）從（七容反）容而自然精切者又不翅（施智反通作啻）碔砆（音武夫石之次玉者）之與美玉也於此而猶不辨焉則其於道之淺深固不問而可知矣

或問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至）萬物育焉何也曰此推本天命之性以明由教而入者其始之所發端（命知中）終之所至極（脩位）皆不外於吾心也蓋天命之性萬理具焉喜怒哀樂各有攸當（去聲下其當同）方其未發渾然在中（渾上聲後凡言渾然音同）無所偏倚故謂之中及其發而皆得其當無所乖戾故謂之和謂之中者所以狀性之德道之體也以其天地萬物之理無所不該故曰天下之大本謂之和者所以著情之正道之用也以其古今人物之所共由故曰天下之達道蓋天命之性純粹至善而具於人心者其體用之全本皆如此不以聖愚而有加損也然靜而不知所以存之則天理昧而大本有所不立矣動而

不知所以節之則人欲肆而違道有所不行矣惟君子自其不睹不聞之前而所以戒謹恐懼者愈嚴愈敬以至於無一毫之偏倚而守之常不失焉則爲有以致其中而大本之立日以益固矣尤於隱微幽獨之際而所以謹其善惡之幾平聲者愈精愈密以至於無一毫之差謬靡幼反而行之每不違焉則爲有以致其和而達道之行日以益廣矣永嘉陳氏曰戒懼於不睹不聞時此則未發時工夫謹獨於隱微時此即已發時工夫非戒懼何以見其致中非謹獨又何以爲致和血脈相承如此○雲氏曰愈嚴愈敬是自其未發之體而存養之愈精愈密是自其已發之用而省察之致者用力推致而極其至之謂致焉而極其至至於靜而無一息之不中則吾心正而天地之心亦正故陰陽動靜各止其所而天地於此乎位矣動而無一事之不和則吾氣順而天地之氣亦順故充塞無間間去聲驩驩與歡通欣交通而萬物於此乎育矣中吾心之驗吾之心通乎天地之心正則俱正矣吾氣順和之驗也以吾之和氣感召天地之和氣順則俱順矣此萬化之

本原一心之妙用聖神之能事學問之極功（由位育推其本於致中和故曰萬化之本原。自致中和極其功於位育故曰。一心之妙用究極之推大聖人能與於此。乃聖神之能事降聖人一等而論之由教而入者。果能盡致中和之工夫則其學問之極功亦可庶幾乎此也）固有非始學所當識者。然射者之的行者之歸（如射者志於中的行者志於歸家）亦學者立志之初所當知也。故此章雖爲一篇開卷之首。然子思之言亦必至此而後已焉。其指深矣○曰然則中和果二物乎曰觀其一體一用之名則安得不二。察其一體一用之實則此爲彼體彼爲此用。如耳目之能視聽視聽之由耳目。初非有二物也○曰天地位萬物育諸家皆以其理言子獨以其事論然則自古衰亂之世所以病乎中和者多矣天地之位萬物之育豈以是而失其常邪曰三辰失行山崩川竭則不必天翻地覆然後爲不位矣兵亂凶荒胎殰卵殈則不必人消物盡然後爲不育矣（樂記曰胎生者不殰而卵生者不殈殰音獨內敗也殈呼壁況狄二反裂也）凡若

此者豈非不中不和之所致而又安可誣哉今以事言者固以為有是理而後有是事彼以理言者亦非以為無是事而徒有是理也但其言之不備有以啓後學之疑不若直以事言而理在其中之為盡耳曰然則當其不位不育之時豈無聖賢生於其世而其所以致夫（天下皆扶同）中和者乃不能有以救其一二何邪曰善惡感通之理亦及其力之所至而止耳彼達而在上者既曰有以病之則夫災異之變又豈窮而在下者所能救也哉但能致中和於一身則天下雖亂而吾身之天地萬物不害為安泰（春秋戰國時之亂孟子是也）其不能者天下雖治而吾（吾）而吾身之天地萬物不害為乖錯（唐虞之四凶有問之際是也）其間一家一國莫不皆然此又不可不知耳（窮學甲上下之[illegible]分吾身之天地也然[illegible]即）之（寓端即吾身之萬物也○蔡氏曰如達而在上天地[illegible]）事（業躬而在下只如在一鄉不[illegible]一鄉[illegible]）不（賢便足[illegible]）家（廣物育）一曰二者之為體事可也而分中和以為焉將不

又爲破碎之甚邪曰世固未有能致中而不足於和者亦未有能致和而不本於中者也未有天地已位而萬物不育者亦未有天地不位而萬物自育者也特據其效而推本其所以然則各有所從來而不可紊耳○曰子思之言中和如此而周子之言則曰中者和也中（去聲後凡言中節者同）節也天下之達道也（周子通書師第七）乃舉中而合之於和然則又將何以爲天下之大本也邪曰子思之所謂中以未發而言也周子之所謂中以時中而言也愚於篇首已辨之矣學者涵泳而別（筆列）識之見其並行而不相悖焉可也（陳氏曰未發之中是就性上論已發之中是就事上論當喜而喜當怒而怒那恰好處無過不及便是中此中即所謂和也所以周子曰中也者和也是指已發之中也）○曰程呂問答如何曰考之文集則是其書蓋不完矣然程子初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而後書乃自以爲未當（去聲下未當同）向非呂氏問之之審而不完之中又失此書則此言之未當

學者何自而知之乎以此又知聖賢之言固有發端而未竟者學者尤當虛心悉意以審其歸未可執其一言而遽以爲定也呂氏曰先生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然則未發之前謂之無心可乎竊謂未發之前心體昭昭具在已發乃心之用也程子曰凡言心者指已發而言此固未當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惟觀其所見何如耳其說中字因過不及而立名又以併指時中之中而與在中之義少異蓋未發之時在中之義謂之無所偏倚則可謂之無過不及則方此之時未有中節不中節之可言也無過不及之名亦何自而立乎又其下文皆以不偏不倚爲言則此語者亦或未得爲定論也呂氏曰中即性也程子曰中也者所以狀性之體段蓋中之爲義自過不及而立名若以中爲性則中與性不合呂氏又引允執厥中以明未發之旨則程子之說書也固謂允執厥中所以行之蓋其所謂中者乃指時中之中而非未發之中也呂氏又謂求之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則程子所以答蘇季明之

問又已有既思即是已發之說矣凡此皆其決不以呂說爲然者獨不知其於此何故略無所辨學者亦當詳之未可見其辨而遽以爲是也呂氏曰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乃所謂允執厥中者又曰聖人之學以中爲大本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也何所準則而知過不及乎求之此心而已此心之動出入無時何從而守之乎求之喜怒哀樂未發之時而已○蘇氏問於喜怒哀樂之前求中可否程子曰不可既思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又却是思也既思即是已發思與喜怒哀樂一般纔發謂之和不可謂之中也問呂氏言當求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信斯言也恐無著摸如之何而可程子曰言存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則可若言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不可○文集程子既思即是已發一句能發明子思言外之意蓋言不待喜怒哀樂之發但有所思即是已發此意已極精微說到未發界至十分盡頭不可以有加矣曰然則程子卒以赤子之心爲已發何也曰衆人之心莫不有未發之時亦莫不有已發之時不以老稚賢愚而有別筆列反也但孟子所指赤子之心純一無偽者乃因其發而後可見若未發則純一無偽又不足以名之而亦非獨赤子之心爲然矣是以程子雖改夫音扶心皆已發之一言而以

赤子之心為已發則不可得而改也問祗且喜怒哀樂之未發則赤子之心當求其未發此心至虛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程子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赤子之心發而未遠乎中•便謂之中是不識大本也。鮮氏問赤子之心為已發是否•程子曰已發而去道未遠也曰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如何•程子曰取其純一近道也。語錄赤子之心動靜無常非寂然不動之謂故不可謂之中。然無營欲知巧之思故為未遠乎中未發之中本體自然不須窮索

曰程子明鏡止水之云固以聖人之心為異乎赤子之心矣然則此其為未發者邪曰聖人之心未發則為水鏡之體既發則為水鏡之用亦非獨指未發而言也饒氏問赤子之心與聖人之心如何程子曰聖人之心如鏡如止水曰諸說如何曰程子備矣但其答蘇季明之後章記錄多失本真答問不相對值如耳無聞目無見之答以下文若無事時須見須聞之說參之其誤必矣蓋未發之時但為未有喜怒哀樂之偏耳若其目之有見耳之有聞則當愈益精明而不可亂豈若心不在焉而遂廢耳目之用哉饒氏問當中之時耳無聞目無見否程子曰雖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其言

既有知覺豈可言靜而引復以動見天地之心為說亦不可曉蓋當至靜之時但有能知覺者而未有所知覺也故以為靜中有物則可而便以纔思即是已發為比則未可以為坤卦純陰而不為無陽則可而便以復之一陽已動為比則未可也所謂無時不中者所謂善觀者却於已發之際觀之者則語雖要切而其文意亦不能無斷續至於動上求靜之云則問者又轉而之他矣蘇氏問中是有時而中否程子曰何時而不中以事言之則有時而中以道言之何時而不中曰固是所為皆中然而觀於四者未發之時靜時自有一般氣象及至接事時又自別何也程子曰善觀者不如此却於喜怒哀樂已發之際觀之賢且說靜時如何曰謂之無物則不可然自有知覺處程子曰既有知覺却是動也怎生言靜人說復其見天地之心皆以謂至靜能見天地之心非也復之卦下面一畫便是動也安得謂之靜自古儒者皆言靜見天地之心惟某言動而見天地之心或曰莫是動上求靜否曰固是然最難其答動字靜字之問答敬何以用功之問答思慮不定之問以至若無事時須見須聞之說則皆精當去聲○或曰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下動字下靜字程子曰謂之靜則

可然靜中須有物始得這裏便是難處學者莫若自先理會得敬能敬則自知此矣或曰敬何以用功程子曰莫若主一。
○曰昶嘗患思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他事如麻又生如何曰不可此不誠之本須是習習能專一時便好不拘思慮與應
事皆要求一○或曰當靜坐時物之過乎前者還見不見程子曰看事如何若是大事如祭祀前旒蔽明黈纊充耳凡物
之過者不見不聞也若無事時目須見耳須聞○旒音流冕前後垂者黈他口反黃[illegible]見塞纊也[illegible]音[illegible]綿也○蓋以綿為
圓而其色黃名曰黈纊也但其日嘗祭祀時無所見聞則古人之制祭服
而設旒纊雖曰欲其不得傾視雜聽而致其精一然非以是
為真足以全蔽其聰明使之一無見聞也若曰履之有約音劬
以為行戒尊之有禁以為酒戒然初未嘗以是而遂不行不
飲也約謂之拘以絲為之著於屨之頭以為行戒禁者承酒尊之器名禁者以為酒戒也若使當祭
之時真為旒纊所塞悉則反後並同遂如聾瞽則是禮容樂節皆不
能知亦將何以致其誠意交於鬼神哉程子之言決不如是
之過也至其答過而不留之問則又有若不相值而可疑者
或曰當敬時雖見聞莫過焉而不留否程子曰不說道非禮勿視勿聽勿者禁止之辭纔說弗字便不得也大抵

此條最多謬誤蓋聽他人之問而從旁竊記非惟未了答者之意而亦未悉問者之情是以致此亂道而誤人耳然而猶幸其間紕（篇夷反）漏顯然尚可尋繹（音亦）以別其僞獨微言之湮晦沒者遂不復傳為可惜耳呂氏此章之說尤多可疑如引屢空貨殖及心為甚者其於彼此蓋兩失之其曰由空而後見夫（音扶下同）中是又前章虛心以求之說也其不陷而入於釋者幾希矣（幾平聲後凡言幾希庶幾者同）蓋其病根正在欲於未發之前求見夫所謂中者而執之是以屢言之而病愈甚殊不知經文所謂致中和者亦曰當其未發此心至虛如鏡之明如水之止則但當敬以存之而不使其小有偏倚至於事物之來此心發見（賢遍反後發見同）喜怒哀樂各有攸當（去聲）則又當敬以察之而不使其小有差忒（他得反）而已未有如是之說也且曰未發之前則宜其不待著（陟略反）意推求而瞭（音了）然心目之

閒矣一有求之之心則是便爲已發固已不得而見之況欲從而執之則其爲偏倚亦甚矣又何中之可得乎且夫未發已發日用之間固有自然之機不假人力方其未發本自寂然固無所事於執及其當發則又當即事即物隨感而應亦安得塊苦怪告貴二反然不動而執此未發之中邪此爲義理之根本於此有差則無所不差矣此呂氏之說所以條理紊音問亂援引乖剌而不勝其可疑也程子譏之以爲不識大本豈不信哉呂氏曰人莫不知義理之當無過無不及之謂中未及乎所以中也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以求吾心果何爲乎固也其無乎發空惟空然後可以見乎中而空非中也必有事焉喜怒哀樂之未發無私意小知撓乎其間乃所謂空由空然後見乎中實則不見也若子貢聚聞見之多其心已實如貨殖焉所蓄有素所應有限雖曰富有亦有限而已故虛則資而未皆中節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則心之度物甚於權度之審其應物當無毫髮之差然人應物不中節者常多其故何也由不肖中而執之有私意小知撓乎其間故義理不當或過或不及猶權衡之法不精則稱量百物不能無銖兩分寸之差出此所謂性命之理出於天道之自然非人私知所能爲也故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

（中。語錄孟子乃是論心自度非是心度物）楊氏所謂未發之時以心驗之則中之義自見執而勿失無人欲之私焉則發必中節矣又曰須於未發之際能體所謂中其曰驗之體之執之則亦呂氏之失也其曰其慟其詞其喜中固自若疑與程子所云言和則中在其中者相似然細推之則程子之意正謂喜怒哀樂已發之處見得未發之理發見在此一事一物之中各無偏倚過不及之差乃時中之中而非渾然在中之中也若楊氏之云中固自若而又引莊周出怒不怒之言以明之則是以為聖人方當喜怒哀樂之時其心漠然同於木石而姑外示如此之形凡所云為皆不復出於中心之誠矣大抵楊氏之言多雜於佛老故其失類如此其曰當論其中否不當論其有無則至論也（楊氏曰但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以心驗之則中之義自見非精一焉能執之又曰執而勿失無人欲之私焉發必以中節矣發而中節中固未嘗亡也孔子之慟孟子之喜因其可慟可喜而已於孔孟何有哉其慟

也其喜也中固自若也鑑之蕪物因物而異形而鑑之明未嘗異也莊生所謂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出為無為則為出於無為亦此意也若聖人而無喜怒哀樂則天下之達道廢也一怒行於天下也武王亦不以恥此發於是四者皆論其中節不中節不當論其有無止○又曰猶可施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渾体所謂中於喜怒哀樂巳發之後能得所謂和致中和則天也同位万物可育矣

【通證】莊子庚桑楚篇云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惟同乎天此者為然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為無為則為出於無為矣

或問此其稱仲尼曰何也曰首章夫子之意而子思言之故此以下又引夫子之言以證之也曰孫可以字其祖乎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諡（諡神至反正作謚○[illegible]）則子孫之於祖考亦名之而巳矣周人冠則字而尊其名死則諡而諱其名則固巳彌文矣然未有諱其字者也故儀禮饋食之祝詞曰適爾皇祖伯某父（音甫）乃直以字而面命之祝孔子爵不應（平聲後凡言不應音同）諡而子孫又不得稱其字以別（筆列反）之則將謂之何哉若曰孔子則外之之辭而又孔姓之通稱若曰夫子則又當時衆人相呼

之通號也不曰仲尼而何以哉○曰君子所以中庸小人之所
以反之者何也曰中庸者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蓋天命人
心之正也中庸之理實自天命人性中來唯君子爲能知其在我而戒謹恐
懼以無失其當然故能隨時而得中小人則不知有此而無
所忌憚故其心每反乎此而不中不常也○曰小人之中庸
王肅程子悉加反字蓋疊上文之語然諸說皆謂小人實反
中庸而不自知其爲非乃敢自以爲中庸而居之不疑如漢
之胡廣唐之呂溫柳宗元者則其所謂中庸是乃所以爲無
忌憚也如此則不須增字而理亦通矣【通釋】胡廣字伯始位至太傅性溫厚
謹素常遜言恭色達練事体明解朝章雖無謇直之風屢有補闕之益故京師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
○呂溫字和叔一字化光從陸質治春秋貞元末擢進士第後進户部員外郎藻翰精富一時推尚性險躁譎詭好利妄
言宰相李吉甫陰事憲宗怒貶道州後徙衡州○柳宗元字子厚少精敏絕倫爲文章卓偉精緻一時推仰第進
士博學宏詞科授校書郎後遷爲柳州刺史曰小人之情狀固有若此者矣但以

文勢考之則恐未然蓋論一篇之通體則此章乃引夫子所言之首章且當略舉大端以分別（分扶問反　別彼列反）君子小人之趨向未當遽及此意之隱微也若論一章之語脈則上文方言君子中庸而小人反之其下且當平解兩句之義以盡其意不應偏解上句而不解下句又遽別生他說也故疑王肅所傳之本爲得其正而未必肅之所增程子從之亦不爲無所據而臆決也（程子曰小人更有甚中庸脫一反字小人不主於義理則無忌憚所以反中庸也亦有其心畏謹而不中亦是反中庸語意有淺深則可譏之中庸則不可）諸說皆從鄭本雖非本文之意然所以發明小人之情狀則亦曲盡其妙而足以警乎鄉原亂德之姦矣今存呂氏以備觀考他不能盡録也（呂氏曰君子蹈乎中庸小人反乎中庸者也君子之中庸也有君子之心又達乎時中小人之中庸也有小人之心反乎中庸無所忌憚而自謂之時中也時中者當其可之謂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當其可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速則速可以久則久當其可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禹稷顏回同道當其可也舜不告而娶周公殺管蔡孔子以微罪行當其可也小人見君子

[之時中唯變所適而不知當其可而欲肆其姦心濟其私欲或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則曰唯義所在而已然實未嘗知義之所在有臨喪而歌人或非之則曰是惡知禮意然實未嘗知乎禮意猖狂妄行不謹先王之法以徼惑流俗此小人之亂德先王之所以必誅而不以聽者也]

或問民鮮能久或以為民鮮能久於中庸之德而以下文不能朞月守者證之何如曰不然此章方承上章小人反中庸之意而泛論之未遽及夫[音扶下同]不能久也下章自能擇中庸者言之乃可責其不能久耳兩章各是發明一義不當遽以彼而證此也且論語無能字而所謂矣者又已然之辭故程子釋之以為民鮮有此中庸之德則其與不能朞月守者不同文意益明白矣曰此書非一時之言也章之先後又安得有次序乎曰言之固無序矣子思取之而著於此則其次第行[音杭]列決有意謂不應雜置而錯陳之也故凡此書之例皆文斷而意屬[音燭下同]讀者先因其文之所斷以求本章之說徐次

其意之所屬以考相承之序則有以各盡其一章之意而不失夫全篇之旨矣此數句乃讀中庸之要法然程子亦有久行之說則疑出於其門人之所記蓋不能無差繆繆謬同音而自世教衰之一條乃論語解而程子之手筆也程子曰中庸之爲德民不可須臾離民鮮有久行其道者也○程子曰中庸天下之至理德合中庸可謂至矣自世教衰民不興於行鮮有中庸之德也諸家之說固皆不察乎此然呂氏所謂厭常喜新質薄氣弱者則有以切中去声學者不能固守之病讀者從諸朞月之章而自省悉井反焉則亦不足以有警矣呂氏曰中庸者天下之所共知所共行猶寒而衣飢而食渴而飲不可須臾離也衆人之情厭常而喜新質薄而氣弱雖知不可離而亦不能久也惟君子之學自明而誠明而未至乎誠雖心悅而不去然知不可不思行不可不勉在思勉之分而氣不能無衰志不能無懈故有日月至焉者有三月不違者皆德之不同久者也若至乎誠則不思不勉至于常久而不息非聖人其孰能之侯氏所謂民不識中故鮮能久若識得中則手動足履無非中者則其踈闊又益甚矣如曰若識得中則手動足履皆有自然之中而不可離則無

幾耳（侯氏曰民不能識中故鮮能久若識得中則手動足履無非中者故能久）

或問此其言道之不行不明何也曰此亦承上章民鮮能久矣之意也（三山陳氏曰惟鮮能中庸者久故知愚賢不肖各隨氣質之偏而失焉）曰知（去聲）愚之過不及宜若道之所以不明也賢不肖之過不及宜若道之所以不行也今其互言之何也曰測度（待洛反）深微揣（楚委反）摩事變能知君子之所不必知者知（去聲）者之過乎中也昏昧蹇淺不能知君子之所當知者愚者之不及乎中也知（去聲）之過者既唯知是務而以道爲不足行愚者又不知所以行也此道之所以不行也刻意尚行（去聲）驚世駭俗能行君子之所不必行者賢者之過乎中也卑污（音烏）苟賤不能行君子之所當行者不肖者之不及乎中也賢之過者既唯行是務而以道爲不足知不肖者又不求所以知也此道之所以不明也然道之所謂中者是乃天命人心之正當然不易之理固不外

乎人生日用之間特行而不著習而不察是以不知其至而失之耳故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知味之正則必嗜（時利反）之而不厭矣知道之中則必守之而不失矣

或問此其稱舜之大知（去声下文之知者音並同）何也曰此亦承上章之意言如舜之知而不過則道之所以行也蓋不自恃其聰明而樂（音洛）取諸人者如此則非知者之過矣又能執兩端而用其中則非愚者之不及矣此舜之知所以為大而非他人之所及也兩端之說呂楊為優（呂氏曰兩端過與不及也執其兩端乃所以用其時中猶持權衡而稱物輕重皆得其平故舜之所以為舜取諸人用諸民皆以能執兩端而不失中也○楊氏曰執其兩端所以權輕重而取中也由是而用於民雖愚者可及矣）程子以為執持過不及之兩端使民不得行則恐非文意矣蓋當衆論不同之際未知其孰為過孰為不及而孰為中也故必兼總衆說以執其不同之極處而求其義理之至當（去声）然後有以知夫（音扶）無過不及之在此

而在所當行若其未然則又安能先識彼兩端者之爲過不及而不可行哉（蔡氏問辨執其兩端注以爲過不及之兩端是也程子曰是曰既過不及又何執乎程子曰執猶今之所謂執持使不得行也舉首稱過不及使民不得行而用其中使民行之也）

或問七章之說曰此以上句起下句如詩之興（虛應反）耳或以二句各爲一事言之則失之也

或問此其稱回之賢何也曰承上章不能期月守者而言如回之賢而不過則道之所以明也蓋能擇乎中庸則無賢者之過矣服膺弗失則非不肖者之不及矣然則茲賢也乃其所以爲知（去聲）也歟曰諸說如何曰程子所引屢空張子所引未見其止皆非論語之本意（程子曰顔子所以大過人者只是得一善則拳拳服膺則能屢空耳○張子曰顔子未至聖人而不已故仲尼賢其進未得中而不居故惜夫未見其止也）唯呂氏之論顔子有曰隨其所至盡其所得據而守之則拳拳服膺而不敢失勉而進之則既竭吾才而不敢緩此所以恍惚前後而不可

爲象求見聖人之止欲罷而不能也此數言者乃爲親切確克角反實而足以見其深潛縝止忍反密之意學者所宜諷誦而服行也但求見聖人之止一句文義亦未安耳呂氏曰如顏子可謂能擇而能守也高明不可窮博厚不可極則中道不可識故仰之弥高鑽之弥堅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察其志也非見聖人之卓不足謂之中隨其所至盡其所得據而守之則拳拳服膺而不敢失勉而進之則既竭吾才而不敢緩此所以恍惚在前後而不可爲像求見聖人之止欲罷而不能也侯氏曰中庸豈可擇擇則二矣其務爲過高而不顧經文義理之實也亦甚矣哉侯氏曰中庸豈可擇擇則二矣此云擇者如博學之審問之明辨之之勉而中思而得者也故曰擇乎中庸

或問中庸不可能何也曰此亦承上章之意以三者之難明中庸之尤難也蓋三者之事亦知仁勇之屬而人之所難然皆必取於行而無擇於義且或出於氣質之偏事勢之迫未必從七恭反容而中節也若曰中庸則雖無難知難行之事然天理渾然無過不及苟一毫之私意有所未盡則雖欲擇而守

之而擬議之間忽已墮於過與不及之偏而不自知矣此其所以雖若甚易（去聲）而實不可能也故程子以克己最難言之其旨深矣〔游氏〕以舜爲絕學無爲而楊氏亦謂有能斯有爲之者其違道遠矣循天下固然之理而行其所無事焉夫（音扶）何能之有則皆老佛之餘緒而楊氏下章所論不知不能爲道遠人之意亦非儒者之言也二公學於程氏之門號稱高弟而其言乃如此是殆不可曉也已（程子曰克己最難故曰中庸不可能也○游氏曰貞斯以爲舜則絕學無爲矣以楊氏之說或問中已可見故不重出餘見下章）

或問此其記子路之問強何也曰亦承上章之意以明擇中庸而守之非強不能而所謂強者又非世俗之所謂強也蓋強者力有以勝人之名也凡人和而無節則必至於流中立而無依則必至於倚國有道而富貴或不能不改其平素國無道而貧賤或不能久處（上聲）乎窮約非持守之力有以勝人者

其孰能反之哉此四者汝子路之所當強也南方之強不及
強者也北方之強過乎強者也四者之強強之中也子路好
去聲勇故聖人之言所以長上聲其善而救其失者類如此曰和
與物同故疑於流而以不流為強中立本無所依又何疑於
倚而以不倚為強哉曰中立固無所依也然凡物之情唯強
者為能無所依而獨立弱而無所依則其不傾側而偃仆音赴
者幾希矣此中立之所以疑於以倚而不倚之所以為強也
曰諸說如何曰大意則皆得之惟以矯為矯揉之矯以南方
之強為矯哉之強與顔子之強以抑而強者為子路之強與
北方之強者為未然耳呂氏曰矯之為言猶揉也木之性能曲能直將使成材而為器故揉若直者皆在所矯人之才自過有不及將使合乎中則過與不及皆在所矯○侯氏曰南方之強顔子之強以之故曰君子居之北方之強子路之強以之故曰而強者居之君子以自勝為強故曰強哉矯
或問十一章素隱之說曰呂氏從鄭註以素為傃音素傃向也固有未

安唯其舊說有謂無德而隱爲素隱者於義略通又以遯世不見知之語反之以亦有據但素字之義與後章素其位之素不應頓異則又若有可疑者獨漢書藝文志劉歆（音欣）論神仙家流引此而以素爲索顏氏又釋之以爲求索隱暗之事則二字之義既明而與下文行怪二字語勢亦相類其說近是蓋當時所傳本猶未誤至鄭氏時乃失之耳游氏所謂離人而立於獨與夫未免有念之云皆非儒者之語也（游氏曰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疑慮不萌於心確乎其不可拔也非離人而立於獨者不足以與此君子不求復者未免於有念也）

或問十二章之說曰道之用廣而其體則微密而不可見所謂費而隱也即其近而言之男女居室人道之常雖愚不肖亦能知而行之極其遠而言之則天下之大事物之多聖人亦容有不盡知盡能者也然非獨聖人有所不知不能也天能生覆（敷救反）而不能形載地能形載而不能生覆至於氣化流行則陰陽

寒暑吉凶災祥不能盡得其正者尤多此所以雖以天地之大而人猶有憾也夫自夫婦之愚不肖所能知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道蓋無所不在也故君子之語道也其大至於天地聖人所不能盡而道無不包則天下莫能載矣其小至於愚夫愚婦之所能知能行而道無不體則天下莫能破矣道之在天下其用之廣如此可謂費矣[圖攷]鵠書孔惠同字在八未者芳味切說文散財用也其音妙論語惠而不費之費又同韻及六至所收一費字悉位切乃會邑名及姓妬之閭而近又及費惠公之費者散也徹乃費之吉費之費則當讀如寒不費之費音費者散也微乃廣之義故朱子釋以用之廣者正如則之用之有用足之費有費之義焉義又有用之義焉而其所用之體則不離乎此而有非視聽之所及者此所以為費而隱也子思之言至此極矣然猶以為不足以盡其意也故又引詩以明之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所以言道之體用上下昭著而無所不在也造端乎夫婦極其近小而言之察乎天地極其遠大而言也蓋夫婦

之際隱微之間尤見道之不可離處知其造端乎此則其所以戒謹恐懼之實無不至矣易首乾坤而重咸恒（胡登反）詩首關雎而戒淫泆書記釐（陵之反）降禮謹大昏皆此意也○曰諸說如何曰程子至矣張子以聖人為夷惠之徒既已失之（張子曰聖人若夷惠之徒亦未知君子之道若伯夷君子之道亦不入於偏）又曰君子之道達諸天故聖人有所不知夫婦之智淆（音肴混淆也）諸物故聖人有所不與（去聲）則又析其不知不能而兩之皆不可曉也已曰諸家皆以夫婦之能知能行者為道之費聖人之所不知不能而天地有憾者為道之隱其於文義協矣若從程子之說則使章內專言費而不及隱恐其有未安也曰謂不知不能為隱似矣若天地有憾鳶飛魚躍察乎天地而欲亦謂之隱則恐未然且隱之為言正以其非言語指陳之可及耳故獨舉費而隱常默具乎其中言於費外別有隱而可言則已不得為隱矣

程子之云又何疑邪新安陳氏曰使所謂隱者而聖人不知不能則聖人亦不足貴矣謂小而莫能載者爲隱則小之爲義非莫就之謂也謂之費而隱者費中有隱非費之外別有隱也○曰然則程子

所謂鳶飛魚躍子思喫緊爲人處緊居忍反爲去聲與必有事焉而

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者何也曰道之流行發見於天地

之間無所不在在上則鳶之飛而戾于天者此也在下則魚

之躍而出于淵者此也其在人則日用之間人倫之際夫婦

之所知所能而聖人之所不知不能者亦此也此其流行發

見於上下之間者可謂著矣子思於此指而言之惟欲學者

於此默而識之則爲有以洞見道體之妙而無疑而程子以

爲子思喫緊爲人處者正以示人之意爲莫切於此也其曰

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則又以明道之體

用流行發見充塞天地亘居鄧反古亘今雖未嘗有一毫之空

去聲闕一息之間斷然其在人而見賢遍反諸日用之間者則初

不外乎此心故必此心之存而後有以自覺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活潑潑地亦曰此心之存而全體呈露妙用顯行無所滯礙（五代反）云爾非必仰而視乎鳶之飛俯而觀乎魚之躍然後可以得之也（文集必有事焉而勿正心者乃指此心之存主處活潑潑地者方足形容天理流行無所滯礙之妙蓋以道之體用流行發見雖無間息然在人而見諸日用者初不外乎此心故必此心之存然後方見其全體呈露妙用顯行活潑潑地殊無滯礙耳若見得破則即此須臾之頃此體便已洞然○方氏曰或問中舊說程子所引必有事焉與活潑潑地兩句皆是指其實體而形容其流行發見無所滯礙問若之真貫日必曰勿若非有人以必之勿之亡謂有主張是者而實未嘗有所爲耳今說則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者乃指此心之存主處直謂必此心之存而後有以自覺二說不同如何曰程子必有事焉謂鳶魚之飛躍必有所以然者必有存主處勿正心有無勉強斯於非有心着意也活潑潑地是指天理呈露處此朱子舊說之意就鳶魚上言今說却就看鳶魚之人上言謂箇拾說隱必自存其心則道理躍如矣朱子謂只從這理收一收這个便在朱子兩說皆精但前說恐人無下手處故只從後說之實抑）

孟子此言固爲精密然但爲學者集義養氣而發耳至於程子借以爲言則又以發明學者洞見道體之妙非但如孟

子之意而已也蓋此一言雖若二事然其實則必有事焉半詞之間已盡其意善用力者苟能於此超然默會則道體之妙已躍如矣何待下句而後足於言邪聖賢特恐學者用力之過而反為所累故更以下句解之欲其雖有所事而不為所累耳非謂必有事焉之外又當別設此念以為正心之防也永嘉陳氏曰今做工夫人心不曾放去又多失於迫切不做工夫人心裏自在又却撒撒没一事曰然則其所謂活潑潑地者毋乃釋氏之遺意邪曰此但俚語俗之常談釋氏蓋嘗言之而吾亦言之耳彼固不得而專之也況吾之所言雖與彼同而所形容實與彼異若出於吾之所謂則夫指其道之體用固無不在然鳶而必戾于天魚而必躍于淵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止其所而不可亂也若如釋氏之云則鳶可以躍淵而魚可以戾天矣是安可同日而語哉且子思以夫婦言之所以明人事之至近而天理在焉釋氏則

舉此而絶之矣又安可同年而語哉○曰吕氏以下如何曰吕氏分此以上論中以下論庸又謂費則常道隱則至道恐皆未安吕氏曰此以上論中此以下論庸此章言常道之終始費則常道隱則至道惟能盡常道乃所以爲至道謝氏既曰非是極其上下而言矣又曰非指鳶魚而言蓋曰子思之引此詩姑借二物以明道體無所不在之實非以是爲窮其上下之極而形其無無所不包之量去也又非以是二物專爲形其無所不在之體而欲學者之必觀乎此也此其發明程子之意蓋有非一時同門之士所得聞者而又別以夫子與點之意明之則其爲說益以精矣但所謂察見天理者恐非本文之訓而於程子之意亦未免小失之耳謝氏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是極其上下而言蓋眞箇見得如此此正是子思喫緊爲人處若從此解悟便可入堯舜氣象又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無些私意上下察以明道體無所不在非指鳶魚而言也若指鳶魚言則上面更有天下面更有地若知勿忘勿助長則知此知此則知夫子與點之意又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猶韓愈所謂魚川泳而鳥雲飛上下自然各

得其所也子思之意言上下察猶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察見天理不用私意也游氏之說其不可曉者尤多如以良知良能之所自出爲道之體則良知良能者不得爲道而在道之外矣又以不可知不可能者爲道之隱則所謂道者乃無用之長(去声)物而人亦無所賴於道矣所引天地明察似於彼此文意兩皆失之至於所謂七聖皆迷之地則雖生邪遁荒唐之語尤非所以論中庸也楊氏以大而化之非智力所及爲聖人不知不能以祁寒暑雨雖天地不能易其節爲道之不可能而人所以有憾於天地則於文義既有所不通而又曰人雖有憾而道固自若則其失愈遠矣其曰非體物而不遺者其孰能察之其用體字察字又皆非經文之正意也楊氏曰自可欲之善至於充實輝光之人致知力行之積也大而化之至於不可知之神則非智力所及也德盛仁熟而自至焉耳故及其至也聖人有所不知不能焉○祁寒暑雨之變其機有在雖天地之大不能易其節也夫道之不可能者如是而人雖猶有憾焉道固自若也又曰鳶飛魚躍非大体物不遺者其孰

能察之大抵此章若從諸家以聖人不知不能為隱則其為說之弊必至於此而後已嘗試循其說而體驗之若有以使人神識飛揚眩玄音瞀茂務二音迷惑而無所底止底音旨字上無點也子思之意其不出此也必矣唯侯氏不知不能之說最為明白但所引聖而不可知者孟子本謂人所不能測耳非此文之意也其他又有大不可曉者亦不足深論也侯氏說已見章句但其間本有又如

或問十二章之說子以為以人治人為以彼人之道還治彼人善矣又謂責其所能知能行而引張子之說以實之則無乃流於姑息之論而所謂人之道者不得為道之全也耶曰此章固言之矣夫婦之所能知能行者道也聖人之所不知不能而天地猶有憾者亦道也然自人而言則夫婦之所能知能行者人之所切於身而不可須臾離者也至於天地聖人

所不能及則其求之爲有漸次而或非日用之所急矣然則責人而先其切於身之不可離者後其有漸而不急者是乃行遠自邇升高自卑之序使其由是而不已焉則人道之全亦將可以馴致今必以是爲姑息而遽欲盡道以責於人吾見其失先後之序違緩急之宜人之受責者將至於有所不堪而道之無窮則終非一人一日之所能盡也是亦兩失之而已焉爾○曰子臣弟友之絕句何也曰夫子之意蓋曰我之所責乎子之事己者如此而反求乎己之所以事父則未能如此也所責乎臣之事己者如此而反求乎己之所以事君則未能如此也所責乎弟之事己者如此而反求乎己之所以事兄則未能如此也所責乎朋友之施己者如此而反求乎己之所以先施於彼者則未能如此也於是以其所以責彼者自責於庸言庸行之間蓋不待求之於他而吾之所以

自脩之則具於此矣今或不得其讀（音豆）而以父沼兄之四字爲絕句則於文意有所不通而其義亦何所當（去聲）哉（數又主集註意也）（立文類大事絜矩一章相似人多誤讀○黃氏曰或以所求乎臣一句而有疑非也古人君臣字多通用諸侯有士者多稱君其下皆稱臣凡畢之於尊俟誅之於注使有臣義）○曰諸說如何曰諸家說論語者多引此章以明一以貫之之義說此章者又引論語以釋違道不遠之意一乎（莫侯反於貞車長二丈）一指（飲食以反數身者）終不相謀而牽合不置學者蓋深病之及深考乎程子之言有所謂動以天者然後知二者之爲忠恕其迹雖同而所以爲忠恕者其心實異非其知德之深知言之至其孰能判然如此而無疑哉然盡己推己乃忠恕之所以名而正爲此章違道不遠之事若動以天而一以貫之則不待盡己而至誠者自無息不待推己而萬物已各得其所矣曾子之言蓋指其不可名之妙而借其可名之粗以明之學者默識於言意之表

則亦足以互相發明而不害其爲同也。餘說雖多大槩放上聲此。推此意以觀之則其爲得失自可見矣。程子說詳見論語吾道一貫章集註違道不遠如齊師違穀七里之違。非背音佩下同而去之之謂。愚固已言之矣。諸說於此多所未合。則不察文義而強上聲爲之說之過也。夫音扶齊師違穀七里而穀人不知。則非昔已在穀而今始去之也。蓋曰自此而去以至於穀纔七里耳。孟子所云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非謂昔本禽獸而今始違之也。亦曰自此而去以入於禽獸不遠耳。蓋所謂道者當然之理而已。根於人心而見賢遍反諸行事。不待勉而能也。然唯盡己之心而推以及人。可以得其當然之實而施無不當去聲。不然則求之愈遠而愈不近矣。此所以自是忠恕而往以至於道獨爲不遠。其曰違者。非背而去之之謂也。程子又謂事上之道莫若忠。待下之道莫若恕。此則不可曉者。若

姑以所重言之則似亦不爲無理若究其極則忠之與恕初不相離（去聲）程子所謂要除一箇除不得而謝氏以爲猶形影者意可見矣（程子曰忠恕兩字要除一个除不得。謝氏曰忠恕猶形影也無忠做恕不出來）分析爲二事而兩用之則是果有無恕之忠無忠之恕而所以事上接下者皆出於強（上聲）爲而不由乎中矣豈忠恕之謂哉是於程子他說殊不相似意其記錄之或誤不然則一時有爲（去聲下正爲同）言之而非正爲忠恕發也張子二說皆深得之但虛者仁之原忠恕與仁俱生之語若未瑩（榮定反）耳（張子曰所求乎君子之道四是實未能道何嘗有盡聖人人也人則有限是誠不能盡道也聖人之心則直欲盡道事則安能得盡如博施濟衆堯舜實病諸堯舜之心其施直欲至于無窮方爲博施然安得若是猶病已以安百姓是亦堯舜實病之欲得人人如此亦疲得如此文曰虛者仁之原忠恕與仁俱生禮義者仁之用）呂氏改本太略不盡經意舊本乃推張子之言而詳實有味但訶猶在外以下爲未盡善（呂氏曰外道積義皆存乎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間不離乎交際酬酢應對之末皆人心之所同然未有不出於天者也若妙

乎人倫外乎世務爲其高不可知議其所不可及則有天人之分內外之別非所謂大而無對。以貫之要在其爲道也如執斧之柄而求材於木其尺度之則因不遠矣然柯猶在外睨而視之始得其則若夫治己治人之道於己取之不必睨視之勞而自得於此矣故君子推是心也其治衆人也以衆人之所及知責其所知以衆人之所能行責其所行致而後止。不厚望也其愛人也以忠恕而已忠者誠有是心而不自欺。恕者推待己之心以及人者也。忠恕不可謂之道而道非忠恕不行。此所以言違道不遠道不遠者其治己也。以求乎人者反諸吾身。事父事君事兄先施之朋友皆衆人之所能盡人倫之至則雖聖人亦自謂未能此舜所以盡事親之道必至瞽瞍底豫者也。備者常道也。事以孝事君忠事兄弟交朋友信庸德也必行而已有問有答有唱有和不越乎此者謂言也無易不而已不足而不勉則德有止而不進有餘而盡之則道難繼而不有無是行也不敢苟言以自欺故言顧行有是言也不敢不行而自棄故行顧言

若易之曰所謂則者猶在所執之柯而不在所伐之柯故執柯者必有睨視之勞而猶以爲遠也若夫以人治人則異於是蓋衆人之道止在衆人之身若以其所及知者責其知以其所能行者責其行人改即止不厚望焉則不必睨視之勞而所以治之之則不遠於彼而得之矣忠者誠有是心而不自欺也恕者

推待已之心以及人也推其誠心以及於人則其所以愛人之道不遠於我而得之矣至於事父事君事兄交友皆以所求乎人者責己之所未能則其所以治己之道亦不遠於心而得之矣四者固皆衆人之所能而聖人乃自謂未能者。亦曰未能。然其所以責人者耳。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而道之體用其大天下莫能載。其小天下莫能破。舜之所以盡事親之道。必至乎瞽瞍底豫者。蓋爲去声此也。如此然後爲[illegible]音乎庸者常道之云。則庶乎其無病矣。且其曰有餘而盡之則道雖繼而不行。又不若游氏所引恥躬不逮爲得其文意也游氏曰有所不足不敢不勉。將以踐言也。則其行顧言矣有餘不敢盡。恥躬之不逮也。則其言顧行矣謝氏侯氏所論論語之忠恕獨得程子之意、謝氏曰以天地之理觀之忠恕譬則流而不息恕譬則萬物散殊。知此則可以知一貫之理矣○侯氏曰忠恕一也性分不同。夫子聖人也。故不待推但程子所謂天地之不恕。亦曰天地之化生生不窮。特以氣機闔闢

反閉闢開此亦反有通有塞故當其通也天地變化草木蕃嘗

地茂則有似於恕當其塞也天地閉而賢人隱則有似於不恕

耳。黃曰不恕非若人之閉於私欲而實有忮支義反害之心也

閻氏推明其說乃謂天地之有不恕乃因人而然則其說有

未究者。蓋若以為人不致中則天地有時而不位人不致和

則萬物有時而不育是謂天地之氣因人之不恕而有似於

不恕則可。若曰天地因人之不恕而實有不恕之心則是彼

為人者既以忮心失恕而自絕於天矣為天地者反效其所

為以自已其於音烏穆之命也豈不誤哉謝氏舉程子曰天地變化草木蕃是天地

之恕天地閉賢人隱是天地之不恕或言天地何故亦有不恕曰天因人者也若不因人何故人能合天地為一故有恕

必固我則與天地不相似游氏之說其病尤多至謂道無物我之間去聲而

忠恕將以至於忘己忘物則為已違道而猶未遠也是則老

莊之遺意而遠人甚矣豈中庸之旨哉游氏曰夫道一以貫之無物我之間既曰

忠恕則已違道矣然忠以盡己則將以至忘己也恕以盡物則將以至忘物也則善為道者莫近焉故雖違而不遠矣

楊氏又謂以人為道則與道二而遠於道故戒人不可以為道如執柯以伐柯則與柯二故睨而視之猶以為遠則其違經背理又有甚焉使經而曰人而為道則遠人故君子不可以為道則其說信矣今經文如此而其說乃如彼既於文義有所不通而推其意又將使道為無用之物人無入道之門而聖人之教人以為道者反為誤人而有害於道是安有此理哉既又曰自道言之則不可為自求仁言之則忠恕者莫近焉則已自知其有所不通而復為是說以救之然終亦矛盾而無所合是皆流於異端之說不但毫釐陵之反之差而已也

楊氏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道豈其離人哉人而為道猶之一矣猶之所以遠執柯以伐柯與柯二矣為道之譬也睨而視之猶以為遠為道而遠人之譬也執柯以伐柯其取譬可謂近矣睨而視之將以以為遠况不能以近取譬乎則其違道可知矣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以人治人仁之也改而止不為仁甚也盖道一而已仁是也視天下無一

物之非仁則道其在是矣然則道終不可爲乎曰自道言之則渾然一致而無以爲遠近也自求仁言之則惟忠恕莫近焉故又言之以示進爲之方欲學者可由入德矣侯氏固多疏闊其引顏子樂音洛道之說愚於論語已辨之矣至於四者未能之說獨以爲若止謂恕己以及人則是聖人將使天下皆無父子君臣矣此則諸家皆所不及侯氏曰爲道知言顏子樂道同又曰父子之仁天性也君臣之義也況弟亦仁也朋友亦義也孔子自謂皆未能何也只謂恕己以及人則聖人將使天下皆無父子君臣乎蓋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也蓋近世果有不得其讀音豆而輒爲之說曰此君子以一己之難克天下皆可恕之人也嗚呼此非所謂將使天下皆無父子君臣者乎侯氏之言於是乎驗矣此謝楊洪張氏子韶之說

或問十四章之說曰此章文義無可疑者而張子所謂當知無天下國家皆非之理者尤爲切至張子曰責己者當知無天下國家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非人學之至也呂氏說雖不免時有小失然其大體則皆平正懇切篤實而有餘味也呂氏曰達則兼善天下得志則澤加於民素富貴行乎富貴者也不驕不淫不

已下賤至亡不離有賤行脩行故子得從道其在此愛順衰行足
故不之於故行不之而乎務有失正之父不亡下彼人以窮中以
窮尤非在無則同此道其行不諸已則命變遷位以不榮之貧道
通人約上古無而非行中存得正不貪無寒所所其親大邦賤之
皆蓋也位今入此素乎君亡亦鵠不為所焉謂以富交誰行者也
好君此不則而道富貧其得反者求已性固況不我其貧矣也窮
小子雖陵君不之貴賤奉喪求米於力而無人援以仁子素不則
人為正下子自行而不然亦夫諸有人不不道者上吾治內夷論獨
反能已知之得一以能也窮成不如得安至也也仁人雖狄不善
是循而富行矣也行然舜通則反約則俟死肅陵彼不而行獨其
故理不貴道蓋今乎也之女子德求而不命不德下以治能乎不身
行哉求之不道矣富及般內退之諸已能若變之不其反正夷足不
險吝於非以之夷貴共親之不窮父立心行貧賤其與狄以得
以易人奉易在狄不兮慕言從進加之窮者逸庸則我智志者道志
微以者也能大德能天草之豈君不足大日言罪以此素也之則
幸俟能在而下難然乎君子吾子守所行依之其吾在患文也脩
行命之下而不亦也改新行漫之由謂賤行謹下義上雖王言身
險君故位加以若故移焉者以誠治吾怨以其君援吾位行內忠見
未易此不貴易山親求身即曰已巧天微所易上何所乎文信於
以未上援故世而移哉此其素游之者一無者不謙以德明行世
富必不上無而尸衣黍非位其民不出曰事也得乎不雖而篤素
得不然知胥有道其共素而位說至故之如固則成陵者外敵貧
也得天貧哀存無位固貧道而亦不也君幸子有非此下也柔難賤

故窮通皆辭享者要當篤信而已但楊氏以反身而誠為不願乎外同本文之意初未及此而詭遇得禽亦非行險徼幸之謂也抑低曰君子居其位若固有之無出位之思素我以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不願乎外之有故能素其位而行無入而不自得也居易以俟命行其所無事也行險以徼幸不受命者此詭遇而得禽者蓋有焉君子不為也射有似乎君子者射以容節比於禮樂為善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者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射而失正鵠者求能審固此如射者豈非求哉反而求諸吾身以正吾志而已此君子居易之道也小之行險以徼幸者二有失焉益思所以詭遇此則異於是矣

侯氏所辨常總默識自得之說甚當去聲近世佛者妄以吾言傳音義与附同者其說而指意乖剌郎曷反戾也如此類者多矣甚可笑也常總老嘗問一士人曰論語云默而識之識是識箇甚子思言君子無入而不自得得是得箇甚或者無以對侯氏曰是不識吾儒之道指以吾儒語為釋說用在吾儒為不成說話既曰默識須無人不自待便理全甚識自得之事是不成說話也今人見學要須謂之學學用人須謂之人不須問默而識之是默識也聖人於道循是得備言之言事行之謂是自得也豈何名為所得所識之事也但侯氏所以自為說者却有未善若曰識者知其理之如此而已得者無所不足於吾心而

已則豈不明白眞實而足以服其心乎

或問十五章之說曰章首二句承上章而言道雖無所不在而其進之則有序也其下引詩與夫子之言乃指一事以明之非以二句之義爲止於此也諸說惟呂氏爲詳實然亦不察此而反以章首二言發明引詩之意則失之矣

呂氏曰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故君子之道莫大乎孝孝之本莫大乎順父母故仁人孝子欲順乎親必先乎妻子不失其好兄弟不失其和室家宜之妻孥樂之致家道成然後可以養父母之志而無違行遠登高者謂孝子莫大于順其親者也自邇自卑者謂本乎妻子兄家者[illegible]不行道不行於妻子。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illegible]妻子[illegible]

或問鬼神之說其詳奈何曰鬼神之義孔子所以告宰予者見賢遍反於祭義之篇其說已詳

語錄問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又曰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是之謂鬼骨肉斃于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或問引之曰夫子答宰我鬼神說甚好氣者神之盛也魄者鬼之盛也人死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所以古人祭祀所以求諸[illegible]又問其氣發揚于上爲神之著也何謂也曰人氣本騰上這下面盡

說只管騰上去如火之煙這下面薪盡則煙只管騰上上去○又一條釋昭明君蒿悽愴以見其句斷誤中而鄭氏
釋之亦已明矣其以口鼻之嘘吸者為魂耳目之精明者為
魄蓋指血氣之類以明之語録問陽魂為神陰魄為鬼祭義曰氣也者神之盛也而鄭氏曰氣
嘘吸出入者也耳目之聰明為魄然則陰陽未可言鬼神陰陽之靈乃鬼神也如何曰魄者形之神魂者氣之神魂魄是
形氣之精英謂之靈故張子曰二氣之良能二氣則陰陽而良能是其靈處○口鼻嘘吸以氣言目之精明以血言中耳
之精明亦何故以血言醫家以耳屬腎精血盛則聽聰精血氣則耳聵矣氣為魂血為魄○問眼体也眼之光為魂耳体
也何以為耳之魄曰能聽者便是如老人耳重目昏便是魄衰少散程子張子更以陰陽造化
為說則其意又廣而天地萬物之屈伸往來皆在其中矣蓋
陽魂為神陰魄為鬼是以其在人也陰陽合則魄凝魂聚而
有生陰陽判則魂升為神魄降為鬼易大傳去聲所謂精氣為
物遊魂為變故知鬼神之情狀者正以明此而書所謂徂[illegible]
反也落者亦以其升降為言耳語録問禮言天曰神地曰祇人曰鬼三者皆有神而天獨
曰神者以其常常流動不息故專以神言之若人亦自有神在人身上則謂之神散則謂之鬼耳鬼是散而靜了更無

形故曰往而不來又問子思只是舉神之著者而言何以而言鬼曰鬼是散而靜更無形故不必言神是發見此是鬼之

神如人祖考氣散為鬼矣子孫盡精誠以格之見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豈非鬼之神耶魂者陽之神魄者陰之神

見豈得子詁○陳氏曰陰精陽氣聚而生物乃神之伸也而屬乎陽魂遊魄降散而為變乃鬼之歸也而屬乎陰鬼神清

狀人緊不過如此○徂是魂之升上落是魄之降下[illegible]禮記祭義篇之說語錄已及之易大傳即繫辭也或問所

引已明此皆不重出○書舜典云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若又以其往來者言之則來者

方伸而為神往者既屈而為鬼蓋二氣之分實一氣之運故

陽主伸陰主屈而錯綜子宋反以言亦各得其義焉錯綜以言所語錄神

之神神之鬼際已戢章句下一學者熟玩而精察之如謝氏所謂[illegible]題目入

思議者則庶乎有以識之矣謝氏曰[illegible]天地間[illegible]須是將來做題目入思議始

得講說不濟事曰諸說如何曰呂氏推本張子之說尤為詳備呂氏曰鬼

神者二氣之往來爾物感雖微無不通於二氣故人有是心雖自為隱微心未嘗不動動則固已感於氣矣鬼神安有不

見乎其心之動又必見於声已形動之間人乘間以知之則感之者皆此但改本有所丞者不亡

一句乃形潰反原之意張子他書亦有是說呂氏曰往者屈也來者伸也所

屈者不亡所伸者無息○張子曰形聚為物物潰反原反原者其遊魂為變歟

而程子曰 [illegible]

東見錄中所謂不必以既反之氣復為方伸之氣者其類可考也

程子曰近取諸身百理皆具屈伸往來之義只於鼻息之間見之屈伸往來只是理不必將既屈之氣復為方伸之氣生生之理自然不息如復言七日來復其間元不斷續陽已復生物極必返其理須如此有生便有死有始便有終○又曰若謂既返之氣復將為方伸之氣必資於此則殊與天地之化不相似天地之化自然生生不窮更何復資於既斃之形既返之氣以為造化近取諸身其開闔往來見之鼻息然不必須假吸復入以為呼氣則自然生人氣之生生於真元天地之氣亦自然生生不窮至如海水因陽盛而涸及陰盛而生亦不是將已涸之氣卻生水自然能生往來屈伸只是理也盛則便有衰晝則便有夜往則便有來

謝氏說則善矣但歸根之云似亦微有反原之累耳

謝氏曰動而不已其神乎滯而有迹其鬼乎往來不息神也摧仆歸根鬼也致生之故其鬼神致死之故其鬼不神何也人以為神則神以為不神則不神矣知死而致生之不智知死而致死之不仁聖人所以神明之也○或問死生之說謝曰人死時氣盡也曰有鬼神否謝曰余當時亦曾問明道先生明道曰待向你道無來你怎生信得及待向你道有來你但去尋討看處曰此便是答底語又曰饋渠說得來別這留使是天地間妙用須是將來做個題目入思議始得講說不濟事曰沉魂滯魄影響底事如何曰須是自家看破始得恐亢郡君化夫箕來將語

亢所祭事皆能言之亢一日方與道士圖其又自外來道七將一祀恭子令將去間之張不知數使道不得又如紫妳神

不敬字底把著為不得推此可以見矣曰先王祭享鬼神則甚日是他意思別三日齋五日戒求諸陰揚四方上下蓋是

要集自家精神於以嚴有爾以於華與決言之難祭如是以為有亦不可以為無亦不可這裏有妙理於若有若無之指

須微置得去名得曰如此却是觀矣也射日不是[illegible]矣自家要有便有要無便無始得鬼神在甚空中辟塞滿[illegible]目皆是

忿他是天地間妙用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游楊之說皆有不可曉者游氏曰道無不在鬼

神見道之妙用也其德因不盛微夫於而鬼神之德若交求諸其心而已神將來合則是神之格思此若正心以畏之此

中矣所謂不可度思也正心度之洒不可又況得而忘之乎所謂不可射思也不可度故視不見聽不聞不可射故新在

其上如在其左右也夫敬之顯如此以其故之不可揜也誠則物物皆彰矣故不可揜微之顯若其理也誠之不可疑以

且德言也○揚氏曰鬼神之德惟誠而已誠無勝說之闕故其不可揜如此夫不誠則無物所謂體物而不可遺者尚向

踐之有如此其死鬼神矣惟妙萬物而無不在一語近是而以其他語考

之不知其於是理之實果何如也揚氏曰鬼神體物而不可遺蓋其妙萬物而無不在

故比侯氏曰鬼神形而下者非誠也鬼神之德則誠也按經文

本贊鬼神之德之盛如下文所云而結之曰誠之不可揜如

此則是以爲鬼神之德所以體物而不可遺者以其誠耳非以誠自爲一物而別爲鬼神之德也今侯氏乃析鬼神與其德爲二物而以形而上下言之乍讀如可喜者而細以經文尋理求之則失之遠矣程子所謂只好隔壁聽者其謂此類也夫音扶○侯氏曰只是鬼神非誠也經不曰鬼神而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鬼神之德誠也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鬼神亦器也形而下者也學者心得之可也○語錄侯氏解鬼神之爲德謂鬼神爲形而下者鬼神之德爲形而上者且如中庸之爲德不成說中庸形而下者中庸之德爲形而上者

曰子之以幹事明體物何也曰天下之物莫非鬼神之所爲也故鬼神爲物之體而物無不待是而有者然曰爲物之體則物先乎氣必曰體物然後見其氣先乎物而言順耳語錄不是有此物時便有此鬼神說倒了是有這鬼神了方有此物及至有此物了又不能違乎鬼神也物將鬼神做主將物做賓方看得出幹猶木之有幹必先有此而後枝葉有所附而生焉。貞之幹事亦猶是也

或問十七章之說曰程子張子呂氏之說備矣程子曰知天命是達天理也必

受命是得其應也命者是天之付與如命令之命天之報應皆如影響得其報者是常理也不得其報者非常理也然而細推之則須有報應但人以淺狹之見求之便謂差互天命不可易也然有可易者唯有德者能之如修養之引年出之所天末命常人之至於聖賢皆此道也○張子曰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脩夭而已故論死生則曰有命以言其氣也語富貴則曰在天以言其理也此大德所以必受命○呂氏曰天命之所爲莫斷於大德至于祿位名壽之皆風則人事至矣夫命之申於天之露物其所以爲吉凶之報莫非因其所自取也植之固者加雨露之養則其末必盛茂植之不固者濟風凌雨則其本先拔至于人事則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是皆因其材而篤焉栽者培之傾者覆之者也古之君子既有憲憲之令德而又有宜民宜人之大功其宜受天祿矣故天保佑之申之以受天命此大德所以必受命是亦栽者培之之義頌又曰命雖不易惟至誠不息亦足以後之此大德所以必受命

楊氏所辨孔子不受命之意則亦程子所謂非常理者盡之而侯氏所推以謂得其常而孔子不得其常者尤明白也

楊氏曰孔子當衰周之時猶木之生非其也也雖其雨露之效而牛羊斧斤相尋於其上則是濯濯然也豈足怪哉○侯氏曰舜匹夫也而有天下此所謂必得者先天而天弗違也孔子亦匹夫也亦德爲聖人也而不得者後天而奉天時也以得者理之常也不得者非常也得其常者舜也不得其常者孔子也

至於顏路

石音傳

與孟子謂之徒以謂字通壽夭之不貳則亦不得其常而已劉氏乃忘其
所以論孔子之意而更援老聃他談反之言以為顏子雖夭而
不亡者存則反為衍說而非吾儒之所宜言矣且其所謂不
亡者果何物哉若曰天命之性則是古今聖愚公共之物而
非顏子所能專若曰氣散而其精神魂魄猶有存者則是物
而不化之意猶有滯於冥漠之間尤非所以語顏子也劉氏曰顏
路之夭壽不貳可也老子曰死而不亡曰壽顏雖夭而不亡者猶在也非夫存性知天者其孰能識之侯氏所
謂孔子不得其常者善矣然又以天人於孔子固已培之則
不免有自相矛盾處蓋嘗謂聖人者固孔子之所以為栽者
也至於祿也位也壽也則天之所當以培乎孔子者而以適
丁氣數之衰是以雖欲培之而有所不能及爾是亦所謂不
得其常者何假復為異說以汨音骨之哉侯氏曰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
培之傾者覆之非謂如孔子者也孔子德為聖人其名與祿壽孰禦焉固已培之矣孟子所謂天爵者也何歉於人爵哉

或問十八章十九章之說曰呂氏楊氏之說於禮之節文度數詳矣其間有不同者讀者詳之可也

呂氏曰期之喪達乎大夫者期之喪有二有正統之期為祖父母者也有旁親之期為世父母叔父母眾子昆弟昆弟之子是也正統之期雖天子諸侯莫降旁親之謂天子諸侯絕服而大夫降所謂尊不同故或絕或降也大夫雖降嫡服大功不如天子諸侯之絕服也如旁親之期亦為大夫則大夫亦不降所謂尊同則服其親之服也諸侯雖絕服旁親尊同亦不降所不臣者猶服之如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是也三年之喪達乎天子者三年之喪為父為母適孫為祖為長子為妻而已天子達乎庶人一也父在為母及妻雖服期然本總三年之喪但為父為夫承者也故與齊衰期之餘服若有三服而加杖一也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一也夫必三年而後娶三也嫡嫁后嫡大子謂所叔向曰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則包后亦為三年也。又曰宗嫡之禮所以尊昭穆別人倫也親親之義祀父為昭子為穆父親也親者迹則不可不別也祖為昭孫可為以祖為為孫亦為穆祖尊也尊者孫則不嫌於無別也故孫可以為王父尸子不可以為父尸此昭穆之別於尸者也喪禮卒哭而祔男祔于皇祖考女祔于皇祖妣婦祔于皇祖姑婦服小記士大夫不得祔于諸侯祔于諸祖父之為士大夫者若亡則中一以上而祔祔必以其昭穆此昭穆之別於祔者也有事于太廟子姓兄弟亦以昭穆別之群昭群穆不失其倫凡賜爵昭与昭齒穆与後由此昭穆之別於宗者也序爵者序賜疾諸臣与祭者之遺

賤比貴貴之識也詩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此諸侯之助祭首也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此諸臣之觀祭者也序事者以賢舉能所授之賓也寫貝之義也執可以為宗而詔相執可以為所徹執可以謀贊獻執可以敬逮言至于執爵氏與莫不講其賢能之人小而序之也祭用下為上者使賤者亦得申其敬也下下之義當待往續食之禮贈弟子兄弟第子各舉觶於其長以行教所於宗廟之也以有事為榮也燕毛者既祭而燕則尚齒此長長之義也毛髮逕也以髮色別長少而為之序也祭則貴貴貴貴則尚爵燕則親親親親則尚齒其義一也天下之大經親親長長貴賢尊賢而巳人君之至恩下下而巳二祭之闇夫經以正至恩以宣大下從事蓋矣曰賜氏曰祭有昭穆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熟跌之序也故有事于大廟則群昭群穆成在而不及其倫焉此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尸飲五君旅王爵獻卿尸飲七以緒爵獻大人尸飲九以徹爵獻士及群有司也序爵而尊卑有等所以辭貴賤也王帶交神明也緣管求神於縉也故天地不課則士辨尊於邑也故大學貴之邑則大宗伯附之裸則又單於賓也故小學貴之若此頌所謂序乎也池王豆德授位肉從役賜此序事所以辨賢也賓食之終酬尸之熟下求群有司更為獻爵此敬爵下為上所以逮燕記既終而以熟毛為序所以序齒也序昭穆親親也序賤賓賓記序事尚德也故爵賤賤燕毛序齒尚恩也教親者不敢假於人究貝所學乎愛親者不敢惡於人其所親于事兆亦事宗若餘閣之與是此學亡如事在若齊以見其所祭者是在

游氏引泰誓武成以為文王未嘗稱王之證深有補於名教

歐陽氏曰武王於泰誓三篇稱文王為文考至武成而柴望大誥後稱文考為文王於稱其祖為大王王季然則周公追王大王王季者乃文王之德武王之志也故曰成文武德之方言文王者武王旣追王矣武王旣追王而不以大王王季以其未受命而其事有未暇也礼說大傳載牧野之奠追王太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亦據武成之書以明追王之意出於武王也世之說者由中庸無追王文王之文謚以謂文王自稱王豈未嘗考泰誓武成之書乎君臣之分猶天尊地卑紂未可去而文王稱王是二天子也服事商之道固如是耶書所謂九年大統未集者後出以匱罰濟殷成為文王服命之治於也當六國時泰惝以長惟天下而周之位號徽矣半恒行故稱泰誓所惠以片言所之行不致從出口蓋名分之嚴如此故以曹操之矣猶後趣於封稱之未而不得是從益於神害之實也曾謂至德於文王一言一動頒帝之則而反謚熹名而昧天理乎且武王觀政于商而須暇之五年非為為也使紂一旦有悛心則武王當與天下共尊之必無牧野之事然則文王已稱之名將安所歸於乎此天下之大戒服不得不辨然

歐陽蘇氏之書亦已有是說矣

歐陽氏曰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使西伯不稱臣而稱王安能服事於商乎伯夷叔齊讓國而去聞天下皆莫可歸往歸西伯當是時紂雖無道天子在上諸侯不稱臣而稱王是猶紂之周也殷二子者不非其父而非其子此豈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稱王十年者妄說也泰誓稱十有一年說者謂自文王受命九年改武王居喪三年并數之是以聽虞芮之訟謂之受命以為元年古者人君即位必稱元年西伯即位已改元矣中間不宜改元而又

改元至武王即位宣改元而不改元乃上月先君之一元年并良居喪擧十一年改其事不得天下其事大於君之設法

余文不改元由是言之謂西伯以受命之年為元年者安說也○逵氏曰殷曆山一遵氏說以賓曆陽氏曆不同宋子所引

未知何遵考孔孝氏也當考呂游不同然合而觀之亦表章之說也曰呂氏

上帝者所以立天下之大本道之所由出也其先者所以正天下之大經仁義之所由始也詳如在其上如在

其左右雖隱微之間悉懼戒謹而不敢欺所以養其誠心全矣善以為不如是則不足以立身且不立焉以治其國家

哉游氏曰祭祀之義非精義不足以窮其說非休道不足以及○其義盡惟聖人為能饗帝為其盡人道亦與帝同德孝

子為能饗親為其盡子道而與親同心也仁孝之至可通乎神明亦神祖考安樂之則於郊社之禮禘嘗之義始可以言

明全夫如是則於為天下國家也何有○曰昭穆之昭世讀為韶今從本字何

也曰昭之為言明也以其南面而向明也其讀為韶先儒以

為晉避諱而改之晉避司馬昭諱然禮書亦有作佋與昭同音字者則假

借而通用耳曰其為向明何也曰此不可以空言曉也今且

假設諸侯之廟以明之蓋周禮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則五廟皆

在公宮之東南矣其制則孫毓余六反以為外為都宮太祖在

北二昭二穆以次而南是也孫毓曰宗廟之制外爲都宮內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差次而德蓋太祖之廟始封之君居之昭之北廟二世之君居之穆之北廟三世之君居之昭之南廟四世之君居之穆之南廟五世之君居之廟皆南向各有門堂寢室而牆宇四周焉太祖之廟百世不遷自餘四廟則六世之後每一易世而一遷其遷之也新主祔于其班之南廟南廟之主遷於北廟北廟親盡則遷其主于太廟之西夾室而謂之祧音挑凡廟主在本廟之室中皆東向及其祫于太廟之室中則惟太祖東向自如而為最尊之位群昭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北牖下而南向群穆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南牖下而北向趙嘉曰按三禮辨云宗廟昭穆或闕之說詳矣但謂祫于太廟室中則羣昭羣穆之主皆入列于牖下則小設耳遂祧祫禮昭穆各用一尸蓋周之中世先王先公之位已凡二十餘所使南北用向各廟牖下殿以宣王考室之特言之后稷東向況公不武以下十一尸先王太王以下十二尸南北相向每尸設二十六豆籩九鉶八簋六鋤及尸与主賓獻酬之地蓋北牖堂

三倍之䏶而二十餘尸各十一獻文有三酬亦非一日所能行也愚因李氏之說而改之陳祥道禮書言禘祭之禮太臣王季以上遷主於右設之朝其坐於與祫祭同文武以下若將之遷主祭於文王之廟文王居室之奧東面文王降成王居文王之東而北面以下穆主直至親盡之廟以次進而東階北面無昭主若昭之遷主祭於武王之廟武王亦居室之奧東面以以亦進而東直至親盡之廟無穆主也其尸后稷廟中后稷尸一昭穆尸各一文臣陶中文王尸一修尸與一武王廟中武王尸一昭尸其一其賓太祀祀三尸也其五齊自洚齊而下四齊而已無從齊酒料三酒所樂設之從所加之明水玄酒等一如禘祭於文王之廟無降神之樂其裸尊用雞彝鳥彝別殺用兩獻尊用獻用所尊尊其如尸出在堂之時其后稷文武之尸皆南面餘尸主如室中之左右也合祭時門代之樂其祭禮后股文王武王祝各一日歸祭視同一日愚因舉說推之禘之迎主不迎主固未可知若謂昭稷各朔一尸以及禮文之設恐亦或然族社領云逃禮祫于太宗之禮毀在之主升合食而立二尸以北言之則祫祭之舉凡牽穆逾後昭一尸饗一尸而已合七西之主而言則九尸合五裎之主而言則七尸既不備則遂豆籩盤之設恐亦當如鄭氏之說此李氏云尸各十一獻北因賈公彥之說也賓日祫有十二獻祫九獻祫之十二獻北從因少牢饋食禮尸有十二敘而言禮器云一獻十亦獻文五獻祭七獻酌七酬祭先公此語可招者以此例之既先王或是九胡若日十二獻者持祭類飲禮主人主婦既騶尸舉然後長兄或洗觚爲加爵獻用爵加用獻加在獻數之外加爵之特遂人加遂之賓賓人加臨之賓以此推之則亦恐九獻之後以子姓兄家

（釋昭穆之分於理亦順一則無愆於一日所行矣）南向者取其向明故謂之昭北向者。取其深遠故謂之穆蓋群廟之列則左爲昭而右爲穆祫祭之位（祫音洽大合祭也）則北爲昭而南爲穆也曰六世之後二世之主既祧（祧音挑）則三世爲昭而四世爲穆。五世爲昭而六世爲穆乎。曰不然也昭常爲昭穆常爲穆禮家之說有明文矣。蓋二世祧則四世遷昭之北廟。六世祔（音附）昭之南廟矣。三世祧則五世遷穆之北廟。七世祔穆之南廟矣。昭者祔則穆者不遷穆者祔則昭者不動。此所以祔必以班。尸必以孫。而子孫之列亦以爲序。

通說（禮記祭統篇云。夫祭之道。孫爲王父尸。父乃亂也所使爲尸者於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也行音杭）若武王謂文王爲穆考。成王稱武王爲昭考則自其始祔而已。然而春秋傳（傳去聲下同）以管蔡郕霍（郕音成）爲文之昭。邘（音于）晉應（平聲）韓爲武之穆。則雖其既遠而猶不易也。豈其交錯彼此若是之紛紛哉。（劉氏曰遷而後至文武十八世文王於廟次爲穆故）五

則謂其子為昭管蔡郕霍者文王之子於武王於廟以文為昭故謂其子為穆邘晉應韓者武王之子也曰廟之始立也二世昭而三世穆四世昭而五世穆則周當以左為尊而右為卑矣今乃三世穆而四世昭五世穆而六世昭是則右反為尊而左反為卑矣而可乎曰不然也宗廟之制但以左右為昭穆而不以昭穆為尊卑故五廟同為都宮則昭常在左穆常在右而外有以不失其序一世自為一廟則昭不見穆穆不見昭而內有以各全其尊必大祫而會於一室然後序其尊卑之次則凡已毀未毀之主又畢陳而無所易昭常為昭穆固有定一祫而其自相為偶亦不可易但其毀居本廟各自為主而不相祖廟則武王雖居昭孫之位而不得於殷且及其合食于祖則王季昭穆而武王自當與成王為昭未何以穆階而居王季之下也唯四時之祫不陳毀廟之主則高祖有時而在穆其禮未有考焉意或如此則高之上無昭而特設位於祖之西禰乃禮反之下無穆而特設位於祖之東也歟于諸反曰然則毀廟云者何也曰春秋傳文二年壞廟

廟之道易檐(音余廉反)可也改塗可也說者以為將納新主示有所加耳非謂盡徹而悉去(上聲)之也(所引春秋傳見穀梁文公二年)曰然則天子之廟其制若何曰唐之文祖虞之神宗商之七世三宗其詳今不可考(書舜典云受終于文祖大禹謨云受命于神宗書疏有一說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三宗謂商太甲號太宗太戊號中宗武丁號高宗是也)獨周制猶有可言然而漢儒之記又已有不同矣謂后稷始封文武受命而王(去聲)故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者諸儒之說也謂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文武為宗不在數中者劉歆(許今反)之說也雖其數之不同然其位置遷次宜亦與諸侯之廟無以異者但如諸儒之說則武王初有天下之時后稷為太祖而組紺(組音祖紺古暗反)居昭之北廟太王居穆之北廟王季居昭之南廟文王居穆之南廟猶為五廟而已至成王時則組紺祧王季遷而武王祔至康王時則太王祧文王遷而成王祔至昭王時則王季祧武王遷

而康王祔自此以上亦皆且爲五廟而祧者藏于太祖之廟至穆王時則文王親盡當祧而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西北而謂之文世室於是成王遷昭王祔而爲六廟矣至共王時則武王親盡當祧而亦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東北謂之武世室於是康王遷穆王祔而爲七廟矣自是之後則穆之祧者藏於文世室昭之祧者藏於武世室而不復藏於太廟矣如劉歆之說則周自武王克商即增立二廟於二昭二穆之上以祀高圉亞圉如前遞遷至于懿王而始立文世室於三穆之上至孝王時始立武世室於三昭之上此爲少不同耳

[illegible]

附論文世室武世室蓋本於禮記明堂位言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鄭註此二廟象周有文王武王之廟也世室者不毀之名魯公伯禽也武公伯禽之玄孫也名敖[illegible]世室者魯公伯禽有文德世世不毀其室故云文世室[illegible]室者伯禽玄孫武公有武德其廟不毀故云武世室[illegible]若之意謂周有文王世室武王世室成王則然以于[illegible]故魯有伯禽及武公之廟得以象文王武王不毀之廟也[illegible]

（儒因明堂位之文遂以周有文世室武世室也三禮說曰武公之廟盖已久毀成公三年季孫宿以鞌之戰有功而立之春秋書立武宮左氏公羊並譏之謂不宜立也世室屋壞左氏謂之大室公穀謂之世室武煬皆新宮然所謂武世室也諸儒或引此以證文王武王之廟為世室誤矣）曰然則諸儒與劉歆之說孰為是曰前代說者多是劉歆愚亦意其或然也曰祖功宗德之說尚矣而程子獨以為如此則是為子孫者得擇其先祖而祭之也子亦嘗考之乎曰商之三宗周之世室見（賢遍反）於經典皆有明文而功德有無之實天下後世自有公論若必以此為嫌則秦政之惡（去聲）夫（音扶）子議父臣議君而除謚法者不為過矣且程子晚年嘗論本朝（音潮）廟制亦謂太祖太宗皆當為百世不遷之廟以此而推則知前說若非記者之誤則或出於一時之言而未必其終身之定論也（程子曰祖有功宗有德文武之廟永不祧也所祧者文武以下廟如本朝以太祖太宗皆萬世不祧之廟祀東閣[illegible]皆以所取之無可祧之理也）曰然則大夫士之制奈何曰大夫三廟則視諸侯而殺（色界反下同）其二然其

太祖昭穆之位猶諸侯也適(音嫡)士二廟則視大夫而殺其一官師一廟則視大夫而殺其二然其門堂寢室之備猶大夫也曰廟之爲數降殺以兩而其制不降何也曰降也天子之山節藻梲復(音福)廟重(平聲)檐(與簷同)諸侯固有所不得爲者矣諸侯之黝(於九反)堊(音惡)斲(竹角反)礱大夫有不得爲者矣大夫之倉楹(音盈)斲桷(音角椽方曰桷)士又不得爲矣曷爲而不降哉(輔氏曰山節謂欂櫨刻爲山形即今之斗栱藻梲者謂侏儒柱畫爲藻文上楹柱也復廟上下重屋也重檐重承壁材也謂就外檐下壁復安板檐以辟風雨之灑壁○黝黑也堊白也地謂之黝墻謂之堊斲削也礱磨也○倉楹者蒼其柱也斲桷者磨其榱)也獨門堂寢室之合然後可名於宮則其制有不得而殺其蓋由命士以上(上聲)父子皆異宮生也異宮而死不得異廟則有不得盡其事生事存之心者是以不得而降也曰然則後世公私之廟皆爲同堂異室而以西爲上者何也曰由漢明帝始也夫(音扶)漢之爲禮略矣然其始也諸帝之廟皆自營之

各為一處雖其都宮之制昭穆之位不復如古然猶不失其獨尊一廟之尊也至於明帝不知禮義之正而務為抑損之私詔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而其臣子不敢有加焉魏晉循之遂不能革而先王宗廟之禮始盡廢矣【通攷】

通典曰魏明帝青龍四年高堂隆生上說曰凡帝王徙都立邑以定天地社稷之位敬恭以奉之將營宮室則宗廟為先廄庫為次居室為後今圜丘方澤南北郊明堂社稷神位未定宗廟之制未為禮晉武泰始二年禘正月即用魏廟祭禮司馬公所謂先王宗廟之禮始盡廢蓋可知矣裴秀傳玄之徒尚欲其君遵漢文以月易月之制廢先王之禮經此司馬公所不能已於己也原廟謂又一廟也胡致堂云天子七廟設其誠敬足宗中庸記宗廟之禮陳其宗器設其裳衣非他所也謂廟中也非他時也謂祭祀特也今以況者衣冠月遊之乃築復道於武庫南於禮衰矣峻後世致隆於原廟而簡於太廟者則通說啓之也其後漢興帝遂有朔原陵之失此筆論生於原廟

降及近世諸侯無國大夫無邑則雖同堂異室之制猶不能備天子之尊可以語所不致顧乃浩拙汰反於漢明非禮之禮而不得以致其備物之孝蓋其別為一室則深廣之度或不足以陳鼎俎而其合

爲一廟則所以尊其太祖者既褻而不嚴所以事其親廟者又厭（於甲反）而不尊是皆無以盡其事生事存之心而當世宗廟之禮亦爲虛文矣宗廟之禮既爲虛文而事生事存之心有終不能以自已者於是原廟之儀不得不盛然亦至于我朝（音潮下同）而後都宮別殿前門後寢始略如古者宗廟之制是其沿襲（音習）之變不唯窮鄉賤士有不得聞而自南渡之後故都淪沒權宜草創無復舊章則雖朝廷之上禮官博士老師宿儒亦莫有能知其原者幸而或有一二知經學古之人乃能私議而竊嘆之然於前世則徒知譏孝惠之飾非責叔孫通之舞禮而於孝明之亂命與其臣子之苟從則未有正其罪者於今之世則又徒知論其惑異端徇流俗之爲陋而不知本其事生事存之心有不得伸於宗廟者是以不能不自致於此也抑嘗觀於陸佃之議而知神祖之嘗有意於此然

而考於史籍則未見其有紀焉若曰未及營表故不得書則後日之秉史筆者即前日承詔討論之臣也所宜深採遺旨特書總叙以昭示來世而略無一詞以及之豈天未欲使私人者復見二帝三王之盛故危（正文一反）其事而當（音艷作嚮）正其傳耶嗚呼惜哉（語錄神祖既然深詔儒臣討論舊典蓋將以遠迹三代之隆一正千古之謬不幸未及營表聞莫得聞秉筆之士又復不能特書其事以詔備世今獨其見於陸氏之文者為可考耳）然陸氏所定昭穆之次又與前說不同（文集謂昭穆者以父為昭子為穆明下為義穆以恭上為義方其為父則稱昭取其昭以明下也方其為子則稱穆取其穆以恭上也豈可昭穆不以知昭穆之本以南向為昭以北向為穆也向也又安可得而為名乎竊嘗以為昭穆之所以得名不為父子而以南北之向也又安可復得為名乎昭穆之說自一出於神祖而為六宮之制則其所以為昭者又何不直於昭而遷於穆所以遷於昭者而皆以世次而不一其位而謂四時之祭則入其廟之中而以乎而張琥之議庶幾近之不文集合食乎之則序讀者更詳考之則王季之位在文王之上而不嫌為尊於文王季文王更為昭穆不可謂之無尊卑乎天子之祭常以時入太廟中乃各居其所）當知所擇矣。

（圖攷）王臨川吳氏曰古者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故武王初受命六之

廟東西之南廟為廟廟祔東西之中二廟為高於曾此謂
之四親廟宗西之比二廟祭高祖之父高高祖之祖為二謀
廟親廟四祧廟二合之為三昭三穆其有功德之王親壹廟
當毀則別立一廟於昭封北廟之比瞻之宗百世不毀與大
祖府廟之文世室武世室是也太廟二宗三昭三穆謂之九
廟沘天子之制也諸侯所封之君為太廟高曾祖祢為四難
洹是曰二昭二穆無二謂亦無有功德之元故其祫祭也但
有言祫而無太祫諸祫者廷二昭二太之皆合祭於太廟大
祫者三昭三穆一宗之外凡廟居已毀首廟得合食於大祖
之廟此大夫三廟祔為大夫皆廟中曰太下一昭一穆則祖
祔也上士二廟惟祖而祔無人廟也而士中士下廟祢廟而
已無祖廟也無人無廟祭父於其穆上巳設士下士之常祭
也傳祭祔若設祭祖則於祔廟祭之廟士中祭曾高則於祖
廟中祭之大夫設祭祖以上則於太以祭之又曰古肴推天
子著臣有王大夫士無主祭則高廟僭依神而已伊川所朝
之禮大夫士皆有主皆得宗又毅祖之諸侯之祭也至冬至
孫祫出立春祭先廟則僭天子郊禘又禮矣故朱子初亦依
伊川禮辛二祭後齊其僭家不復祭侯曰後出無封建則問
自古分之宜三品以上得如古之諸七祭及四世但既無其
曰則不游有主六品以上如大夫禮曰呂以上士禮八品九
祔如竹上下士禮如此無幾近之又志朱子所謂二七皆沘
言無祔之宗子獻其考妣之猜神常下神主祖依不[illegible]立祠
敢之顯比于祫及其高祖肴千謂由祭而達於上也[illegible]祔本
無廟若咸立功於田君饗勢之則合祭四代上及[illegible][illegible]大於
則祭於其大廟上土則祭於其祖廟中下上則祭於其廟廟
又曰大夫士有主自伊川所定之禮然然亦無居於哉祖是

行廟者有主其無廟者其主埋於寢所君設追政則設席依
神而祭於有主者之庶况亦今廟制皆非古則只當借伊川
所定之禮行之○秉天錫曰神主之制莫舊義有之帝八
寸后七寸爲程九寸左傳注儀制云天子尺二寸諸侯九寸大
夫士無主而練列曰尺古
有二寸而制与此異恐失之

問二十章蒲盧之說可以證舊說而從沈氏也曰蒲盧之爲
果蠃（說者以爲果蠃郎果反細腰蜂也）他無所考且於上下文義亦不甚通惟沈
氏之說乃與地道敏樹之云者相應故不得而不從耳曰沈
說固爲善矣然夏小正十月玄雉入于淮爲蜃（時忍反大蛤也）而其
傳（直戀反下同）曰蜃者蒲盧也則似亦以蒲盧爲變化之意而舊說
未爲無所據也曰此亦彼書之傳文耳其他蓋多穿鑿不足
據信疑亦出於後世迂儒之筆或反取諸此而附合之決非
孔子所見夏時之本文也且又以蜃爲蒲盧則不應二物而
一名若以蒲盧爲變化則又不必解爲果蠃矣況此等瑣碎
既非大義所繫又無明文可證則姑闕之其亦可也何必詳

考而及深淵之邪〔闡發〕(之說定鄭氏曰蒲盧水草蒲葦之類易生之物也夫子以蒲盧喻政之敏速蓋流子以道郭傳命以警德之流行也〇再以蒲盧爲蒲氏之說待考說亦同諸詳以爲保嬴者蓋家語云夫政也者蒲盧也而我儒說以惑於待化之義而與氏有果蠃土蜂變化之說而亦因之也)〇曰達道達德有三知三行之不同而其致則一何也曰此氣質之異而性則同也生而知者生而神靈不待教而於此無不知也安而行者安於義理不待習而於此無所咈(咈音佛)也此人之稟氣清明賦質純粹天理渾然無所虧喪(喪去聲)者也學而知者有所不知則學以知之雖非生知而不待困也利而行者真知其利而必行之雖有未安而不待勉也此得清之多而未能無滓得粹之多而未能無雜天理小失而能亟反之者也困而知者生而不明學而未達困心衡慮(衡與橫同)而後知之者也勉強而行者不獲所安未知其利勉力強矯而行之者也〔通證〕(強上聲矯與撟同矯異此蓋勉強矯正之意)此則昏蔽駁(駁音剝)雜天理幾(幾平聲)亡久而後能反之

者也此三等者其氣質之稟亦不同矣然其性之本則善而已故及其知之而成功也則其所知所至無少異焉亦復其初而已矣曰張子呂楊侯氏皆以生知安行為仁學知利行為知（去聲下文則知為知非知明知語知並同）困知勉行為勇其說善矣子之不從何也曰安行可以為仁矣然生而知之則知之大而非仁之屬也利行可以為知矣然學而知之則知之次而非知之大也且上文三者之目固有次序而篇首諸章以舜明知以回明仁以子路明勇其語知也不卑矣夫（音扶）豈專以學知利行者為足以當之乎故今以其分（去聲）而言則三知為智三行為仁所以勉而不息以至於知之成功之一為勇以其等而言則以生知安行者主於知而為智學知利行者主於行而為仁困知勉行者主於強而為勇又通三近而言則又以三知為智三行為仁而三近為勇之次則亦庶乎其曲盡也歟○

曰九經之說奈何曰不一其內則無以制其外不齊其外則無以養其內靜而不存則無以立其本動而不察則無以勝其私故齊明盛服非禮不動則內外交養而動靜不違所以爲脩身之要也（眞氏曰齊戒明潔以正其心盛服儼然以正其容心正則容正容正則心亦正故曰一其內所以正其外容正則心亦正故曰齊於外所以養其中此內外交致其功也靜者未應物之時動者應物之際靜而存養則有以全天理之本然動而省察則有以防人欲於將然動靜兼用其力也然蔽以一言曰敬而已內外動靜無不敬身安得不脩乎）信讒邪則任賢不專徇貨色則好去聲賢不篤爲貴捐之所謂後宮盛色則賢者隱微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蓋持衡之勢此重則彼輕理固然矣（前漢賈捐之傳捐之字君房賈誼之曾孫也元帝初元元年珠崖又反發兵擊之珠崖在南方海中洲居詔問捐之捐之對其略曰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逸遊之樂絕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賢者隱蔽佞臣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去讒遠色賤貨而一於貴德所以爲勸賢之道也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兄弟婚姻欲其無相遠故尊位重祿同其好惡所以爲勸親

親之道也。大臣不親細事，則以道事君者得以自盡，故官屬衆盛足任使令（平声），所以為勸大臣之道也。盡其誠而恤其私，則士無仰事俯育之累，而樂（緒）趨事功，故忠信重禄所以為勸士之道也。（饒氏曰：苟無忠信而謂爵禄足以驕士，則士有守死而不食其禄者，所得不過庸士耳。）人情莫不欲逸，亦莫不欲富，故時使薄斂所以為勸百姓之道也。（時使，不盡人之力；薄斂，不盡人之財。）日省月試以程其能，既稟稱事以償其勞，則不信度作滛巧者無所容，惰者勉而能者勸矣。為（去声）授節以送其往，待以委（去声）積（子賜反）以迎其來，因能授任以嘉其善，不強（上声）其所不欲以矜其不能，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矣。（語錄：因能授任以嘉其善，謂願留於其國者也。）無後者續之，已滅者封之。（真氏曰：繼絕如周武王立夏殷後，興滅如齊桓公封衛。）治其亂，使上下相安；持其危，使大小相恤；朝聘有節而不勞其力，貢賜有度而不匱（求位人之）其財，（貢謂下貢上，賜謂上賜下。）則天下諸侯皆竭其忠力以蕃（方煩反，亦作藩）

屏也屏必郢反衛王室而無倍音佩畔之心矣凡此九經其事不同然總其實不出乎脩身尊賢親親三者而已敬大臣體群臣則自尊賢之等而推之也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則自親親之殺而推之也至於所以尊賢而親親則又豈無所自而推之哉亦曰脩身之至然後有以各當去聲其理而無所悖耳曰親親而不言任之以事者何也曰此親親尊賢並行不悖之道也苟以親親之故不問賢否而輕屬音燭任之不幸而或不勝平聲焉治之則傷恩不治則廢法是以富之貴之親之厚之而不曰任之以事是乃所以親愛而保全之也若親而賢則自當置之大臣之位而尊之敬之矣豈但富貴之而已哉觀於管蔡監古銜反商而周公不免於有過及其致辟婢亦反之後則惟康叔聃他甘反季相與夾輔王室而五叔者有土而無官焉則聖人之意亦可見矣書蔡仲之命篇云乃致辟管叔于商○左傳定公四年武

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大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五叔謂管叔鮮蔡叔度成叔武霍叔處毛叔聃也

曰子謂信任大臣而無以間（去聲）之故臨事而不眩使大臣而賢也則可其或不幸而有趙高朱异（音異）覆其基李林甫之徒焉

趙高秦始皇時人二世時官至丞相恃恩專恣以私怨殺人指鹿爲馬殺二世望夷宮子嬰殺之○朱异字彥和梁武帝時官至中領軍貪財冒賄欺罔視聽竊弄朝權輒作威福死贈尚書左僕射○虞世基字茂世隋煬帝朝官至金紫光祿大夫參掌朝政黷貨賄賂公行宇文化及弒逆世基亦見害○李林甫唐玄宗朝官至中書令封晉國公性陰密忍誅殺排擯大臣蕩覆天下圖寵市權蔽欺天子耳目死贈太尉揚州大都督

則鄒陽所謂偏聽生姦獨任成亂。范睢（許規反）所謂妬（都故反）賢嫉（音疾）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而主不覺悟者亦安得而不慮邪

史記鄒陽傳鄒陽者齊人也游於梁以讒見禽乃從獄中上書其略曰百里奚乞食於路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借宦於朝假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親於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眾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范睢傳范睢者魏人也秦昭王號爲應侯說秦昭王曰宜夫三代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縱酒馳騁弋獵不聽政事其所授者妬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爲主計而主不悟故失其位國

曰不然也

彼其所以至此，正坐（去声）不知九經之義而然耳。使其明於此義，而能以脩身爲本，則固視明聽聰而不可欺以賢否矣；能以尊賢爲先，則其所置以爲大臣者，必不雜以如是之人矣；不幸而或失之，則亦亟求其人以易之而已。豈有知其必能爲姦以敗國，顛猶置之大臣之位，使之姑以奉行文書爲職業，而又恃小臣之察以防之哉？夫（音扶，下同）務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任則不疑而疑則不任，此古之聖君賢相（去声）所以誠意交孚，兩盡其道，而有以共成正大光明之業也。如其不然，吾恐上之所以猜（倉才反，疑也）防畏備者愈密，而其爲欺愈甚；下之所以欺罔蒙蔽者愈巧，而其爲害愈深。不幸而臣之姦遂，則其禍固有不可勝（平声）言者；幸而主之威勝，則夫所謂偏聽獨任、御下蔽上之姦，將不在於大臣而移於左右，其爲國家之禍，尤有不可勝言者矣。嗚呼危哉！曰：子何以言之？逐人之爲

無忘賓旅也曰以其列於懷諸侯之上也舊說以為蕃(方垣反)國之諸侯則以遠先近而非其序書言柔遠能邇而又言蠻夷率服則所謂柔遠亦不止謂服四夷也況愚所謂授節委積者比(毗至反)長(上声)遺(唯季反)人懷方氏之官掌之於經有明文(周禮比長各掌其比之治五家相受相和親徙于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若徙於他則為之旌節而行之○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去声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凡賓客會同師役掌其道路之委積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致方貢致遠物而送逆之達之以節治其委積館舍飲食)○曰楊氏之說有虛器之云者二云而其指意所出若有不同者焉何也曰固也是其前段主於誠意故以為有法度而無誠意則法度為虛器正言以發之也其後段主於格物故以為若但知誠意而不知治天下國家之道則是直以先王之典章文物為虛器而不之講反語以詰(契吉反)之也此其不同審矣但其下文所引明道先生

之言則又若主於誠意而與前段相應其於本段上文之意則離而以宛轉而說合之然終不免於迂回而難通也豈記者之記邪然楊氏他書首尾衡與積決亦多有類此者殊不可曉也楊氏曰天下國家之大不誠未有能動者然亦先王之法度乾明無誠心以行之皆虛器也○又曰允執厥中行之者一一首何誠而已然而非格物致知烏足以知其道哉若謂意誠一便足以平天下則先王之典章文物皆虛器也故明道謂先生嘗謂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正謂此耳○曰所謂前定何也曰先立乎誠也先立乎誠則言有物而不躓(音致)矣事有實而不困矣行有常而不疚矣道有本而不窮矣諸說惟[游氏]誠定之云得其要[張子]以精義入神爲言是則所謂明善者也游氏曰惟至誠爲能定惟前定爲能變故以言則必行以事則必豫行則無悔以道則無方誠定之效如此○張子曰事豫則立必有事焉以先之盡其誠也又以精義入神然後立斯立動斯和矣○曰在下獲上明善誠身之說未詳何曰夫(音扶)在下位而不獲乎上則無以安其位而行其志故民不可治然欲獲乎上又不可以諛(音臾)說(音悅)取容

也。其道在信乎友而已。蓋不信乎友，則志行(去声)不孚而名譽不聞，故上不見知。然欲信乎友，又不可以便(平声)佞苟合也。其道在悦乎親而已。蓋不悦乎親，則所厚者薄，而無所不薄，故友不見信。然欲順乎親，又不可以阿意曲從也。其道在誠乎身而已。蓋反身不誠，則外有事親之禮，而内無愛敬之實，故親不見悦。然欲誠乎身，又不可以襲取強(上声)為也。其道在明乎善而已。蓋不能格物致知以眞知至善之所在，則好(去声，同下)善必不能如好好色，惡(去声，同下)惡必不能如惡惡臭，雖欲勉焉以誠其身，而身不可得而誠矣。此必然之理也。故夫子言此，而其下文即以天道人道擇善固執者繼之。蓋擇善所以明善，固執所以誠身。擇之之明，則大學所謂物格而知至也；執之之固，則大學所謂意誠而心正身脩也。知至則反諸身者，將無一毫之不實，意誠心正而身脩，則順親信友獲上治

民將無所施而不利而達道達德九經凡事亦一以貫之而無遺矣楊氏曰始則大學之效終則中庸之極功曰諸說如何曰此章之說雖多然亦無大得失惟楊氏反身之說爲未安耳蓋反身而誠者物格知至而反之於身則所明之善無不實有如前所謂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者而其所行自無內外隱顯之殊耳若知有未至則反之而不誠者多矣安得直謂但能反求諸身則不待求之於外而萬物之理皆備於我而無不誠哉況格物之功正在即事即物而各求其理今乃反欲離去事物而專務求之於身尤非大學之本意矣楊氏曰反身者反求諸身也蓋萬物皆備於我非自外得反諸身而已反身而至於誠則利仁者不足道也曰誠之爲義其詳可得而聞乎曰難言也姑以其名義言之則眞實無妄之云也若事理之得此名則亦隨其所指之大小而皆有取乎眞實無妄之意耳蓋以自然之理言之則天地之間惟天理爲至實而無妄

故天理得誠之名。若所謂天之道鬼神之德是也。以德言之則有生之類。惟聖人之心爲至實而無妄。故聖人得誠之名若所謂不勉而中(去聲)不思而得者是也。至於隨事而言則一念之實亦誠也。一言之實亦誠也。一行(去聲)之實亦誠也。是其大小雖有不同。然其義之所歸則未始不在於實也。曰然則天理聖人之所以若是其實者何也。曰一則純。二則雜。純則誠。雜則妄。此常物之大情也。夫(音扶下同)天之所以爲天也。冲漠無朕(直忍反兆眹)而萬理兼該無所不具。然其爲體則一而已矣未始有物以雜之也。是以無聲無臭無思無爲而一元之氣春秋冬夏晝夜昏明。百千萬年。未嘗有一息之繆(靡幼反)天下之物洪纖巨細飛潛動植亦莫不各得其性命之正以生而未嘗有一毫之差。此天理之所以爲實而不妄者也。若夫人物之生性命之正固亦莫非天理之實。但以氣質之偏。口鼻

耳目四肢之好(去声)得以蔽之而私欲生焉是以當其惻隱之發而忮(支義反)害雜之則所以為仁者有不實矣當其羞惡(去声)之發而貪昧雜之則所以為義者有不實矣此常人之心所以雖欲勉於為善而內外隱顯常不免於二致其甚至於詐偽欺罔而卒墮於小人之歸則以其二者雜之故也惟聖人氣質清純(清爲氣純屬質)渾然天理初無人欲之私以病之是以仁則表裏皆仁而無一毫之不仁義則表裏皆義而無一毫之不義其為德也固舉天下之善而無一事之或遺而其為善也又極天下之實而無一毫之不滿此其所以不勉不思從(七容反)容中(去声下同)道而動容周旋莫不中禮也曰然則常人未免於私欲而無以實其德者奈何曰聖人固已言之亦曰擇善而固執之耳夫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如是為善而不能不為知其如是為惡而不能不去(上声下同)則其為善去惡之

心固已嚴矣。於是而又加以固執之功。雖其不睹不聞之閒，亦必戒謹恐懼而不敢懈（居隘反）。則凡所謂私欲者，出而無所施於外，入而無所藏於中，自將消磨泯（彌盡反）滅，不得以爲吾之病。而吾之德又何患於不實哉。是則所謂誠之者也。曰：然則大學論小人之陰惡陽善，而以誠於中者目之，何也？曰：若是者，自其天理之大體觀之，則其爲善也誠虛矣；自其人欲之私分（扶問反）觀之，則其爲惡也何實如之，而安得不謂之誠哉。但非天理眞實無妄之本然，則其誠也適所以虛其本然之善，而反爲不誠耳。（士毅按：誠字有以實理言者，有以實心言者。以實理言，則推天理得誠之名，而人欲不可以謂之誠。以實心言，則君子之實於爲善者固可以言誠，而小人之實於爲惡者不可以言誠也。）曰：諸說如何？曰：周子至矣。其上章以天道言，其下章以人道言。愚於通書之說亦旣略言之矣。（周子通書曰：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大哉易也，

性命之源乎。又曰聖誠而已矣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故誠則無事矣至易而行難果而確無難焉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朱子說具通書解中【程子】無妄之云至矣（程子曰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語錄無妄是我無妄故誠不欺者對物而言故次之無妄是自然之誠不欺是著力去做底）其他說亦各有所發明（程子曰誠者天之道敬者人事之本敬者用也敬則誠○敬一者之謂誠又曰主一之謂敬則有意在）讀者深玩而默識焉則諸家之是非得失不能出乎此矣。曰學問思辨亦有序乎。曰學之博然後有以備事物之理故能參伍之以得所疑而有問之審然後有以盡師友之情故能反復（芳服反復反復音同）言之以發其端而可思思之謹則精而不雜故能有所自得而可以施其辨辨之明則斷（斷[illegible]反）而不差故能無所疑惑而可以見（賢遍反）於行行之篤則凡所學問思辨而得之者又皆必踐其實而不為空言矣此五者之序也【呂氏】之說之詳不亦善乎【呂氏】此章最為詳實然深考之則亦未免乎有病蓋君子之於天

下必欲無一理之不通無一事之不能故不可以不學而其學不可以不傳及其積累（魯水反積累音豁言）而貫通焉然後有以深造（七到反）乎約而一以貫之非其博學之初已有造約之心而姑從事於博以為之地也（呂氏曰君子欲以造其約而不可以不博學以聚之聚不博則約不可得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為學之道造約為物紛即誠也不能至是則多聞多見徒足以飾口耳而已語誠則休也）至於學而不能無疑則不可以不問而其問也或粗略而不審則其疑不能盡決而與不問無以異矣故其問之不可以不審若曰成心亡而後可進則是疑之說也非疑而問問而審之說也（呂氏曰學者不欲進則已欲進則不可以有成心有成心則不可與進乎道矣故成心存則自處以不疑成心亡然後知所疑矣小疑必小進大疑必大進蓋疑者不安於故而進於新者也如問之審審而知則其勤衛焉）學也問也得於外者也若專恃此而不反之心以驗其實則察之不精信之不篤而守之不固矣故必思索（山客反）以精之然後心與理熟而彼此為一然使其思也或太多而不

專則亦泛濫而無歸或大深而不止則又過苦而有病皆非
思之善也故其思也又必貴於能謹非獨為反之於身知其
為何事何物而已也呂氏曰不致吾思以反諸身則學問爲見非吾事也故知所以爲性知所以爲命反之於我何物也知所以名仁知所以爲我反之於我何事也孟曰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慎其所以思必至于得而後已則學問聞見皆非外鑠是乃所謂誠也其餘則皆得之而所論變化氣質者
尤有功也變化氣質之說見章句○曰何以言誠爲此篇之樞紐也曰
誠者實而已矣天命云者實理之原也性其在物之實體道
其當然之實用而教也者又因其體用之實而品節之也不
可離者此理之實也隱之見微之顯實之存亡而不可揜者
也戒謹恐懼而謹其獨焉所以實乎此理之實也中和云者
所以狀此實理之體用也天地位萬物育則所以極此實理
之功效也中庸云者實理之適可而平常者也過與不及不
見實理而妄行者也費而隱者言實理之用廣而體微也鳶

飛魚躍流動充滿夫(音扶)豈無實而有是哉道不遠人以下至於大舜文武周公之事孔子之言皆實理應用之當然而鬼神之不可揜則又其發見之所以然也(實理所發見) 聖人於此因以其無一毫之不實而至於如此之盛其示人也亦欲其必以其實而無一毫之偽也蓋自然而實者天也必期於實者人而天也(說天道人道諸章) 誠明以下累章之意皆所以反覆乎此而語其所以至於正大經而立大本參天地而贊化育則亦真實無妄之極功也卒章尚絅之云又本其務實之初心而言也內省者謹獨克己之功不愧屋漏者戒謹恐懼而無己可克之事皆所以實乎此之字也時靡有爭變也百辟刑之化也無聲無臭又極乎天命之性實理之原而言也蓋此篇大指專以發明實理之本然欲人之實此理而無妄故其言雖多而其樞紐不越乎誠之一言也嗚呼深哉

或問誠明之說曰程子諸說皆學者所傳錄其以內外道行爲
誠明似不親切（程子曰自其外者學之而得於內者謂之明自其內者得之而兼於外者謂之誠誠與明
一也○又曰孔子之道發而爲行如鄉黨之所載者自誠而明也由鄉黨之所載而學之以至孔子者自明而誠也及其
至焉一也）唯先明諸心一條以知語明以行語誠爲得其訓乃顏
子好（去聲）學論中語而程子之手筆也亦可以見彼記錄者之
不能無失矣（程子曰君子之學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之所謂自明而誠也故學必盡其心知
其性然後反而誠之則聖人也）［張子］蓋以性敎分爲學之兩塗而不以論聖
賢之品第故有由誠至明之語程子之辨雖已得之然未究
其立言本意之所以失也其曰誠即明也恐亦不能無誤（張子
曰自誠明者先盡性以至于窮理也謂先自其性理會來以至於理自明誠者先窮理以至于盡性也謂先從學問理會
以推達于天性也○程子曰張子言由明以至誠此句却是言由誠以至明則不然誠即明也）［呂氏］性敎二
字得之而於誠字以至簡至易（去聲）行其所無事爲說則似未
得其本旨也且於性教皆以至於實然不易之理爲言則至

於云者非所以言性之之事而不易云者亦非所以申實然
之說也呂氏曰自誠明性之者也自明誠反之者也性之者自成德而言聖人之所性也反之者自志學而言聖
人之所教也成德者至于實然不易之地理義皆此出也天
下之理如目睹耳聞不慮而知不言而喻此之謂誠則明矣
學者致知以窮天下之理則天下之理皆得卒亦至於犬
實然不易之地至簡至易行其所無事此之謂明則誠矣其
過於游揚則遠矣游氏曰自誠明由中出也故可名於性自明誠自外入也故可名於教誠者因性故
無不明明者致曲故能有誠○楊氏曰自誠而明天之道也
故謂之性自明而誠人之道也故謂之教天人一道而心之
所至有差焉其歸則无二致
也故曰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或問至誠盡性諸說如何曰程子以盡己之忠盡物之信爲盡
其性盡因其事而極言之非正解此文之意今不得而錄也
程子曰盡己爲忠盡物爲信極言之則盡己者盡己之性也
盡物者盡物之性也信者無僞而已於天命有所損益則爲僞
矣其論贊天地之化育而曰不可以贊助言論窮理盡性以
至於命而曰只窮理便是至於命則亦若有可疑者程子曰贊者參
贊之義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之類非謂贊助只
有一箇誠何助之有○又曰如言窮理以至於命以序言之

不得不然其實只是一事 理直使能盡性至命也 蓋學者竊論之天下之理未嘗不一而語其分扶問反下同則未嘗不殊此自然之勢也蓋人生天地之閒受天地之氣其體即天地之體其心即天地之心以理而言是豈有二物哉故凡天下之事雖若人之所為而其所以為之者莫非天地之所為也又況聖人純於義理而無人欲之私則其所以代天而理物者乃以天地之心而贊天地之化尤不見其有彼此之間去聲也若以其分言之則天之所為固非人之所及而人之所為又有天地之所不及者其事固不同也但以分殊之狀人莫不知而理一之致多或未察故程子之言發明理一之意多而及於分殊者少蓋抑揚之勢不得不然然亦不無小失其平矣唯其所謂只是一理而天人所為各自有分乃為全備而不偏而讀者亦莫之省悉井反也

程子曰自人而言之從盡其性至盡物之性然後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與天地參條言人盡性所造如此若只是至

誠更不須論所謂人者天地之心及天聰明止謂只是一理而天人所為各自有分至於窮理至命盡人盡物之說則程張之論雖有不同然亦以此而推之則其說初亦未嘗甚異也蓋以理言之則精粗本末初無二致固不容有漸次當如程子之論若以其事而言則其親疏遠近淺深先後又不容於無別筆列反當如張子之言也張子曰二程解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只窮理便是至於命亦是失於太快此義儘有次序須是窮理便能盡得己之性既盡得己之性則推類又盡人之性既盡得人之性須是并萬物之性一齊盡得如此然後至於天道也其間煞有事豈有當下理會了學者須是窮理為先如此則方有學今言知命與至於命儘有遠近豈可以知便謂之至也呂游楊說皆善而呂尤確克角反實楊氏萬物皆備云者又前章格物誠身之意然於此論之則反求於身又有所不足言也皆失之矣呂氏曰至於實理之極則吾生之所固有者不越乎是吾生所有既一於理則理之所有皆吾性也人受天地之中其生也具有天地之德柔強昏明之質雖異其心之所然者皆同特蔽有淺深故別而為昏明稟有多寡故分而為柔強至於理之所同然雖聖愚有所不異盡己之性則天下之性皆然故能盡人之性有淺深故為昏明蔽有開塞故為人物稟有多寡故為強柔

稟有偏正故為人物故物之性與人異[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塞而不通故亦不若人之明偏而不正故才不其人之矣然人有近物之性者物有近人之性者亦禦乎此於人之淳雜塞偏正無所不盡則物之性未有不能盡也已也人也物也莫不盡其性則天地之化育矣故行其所無事循以養之而已是所謂贊天地之化育者也如乃命羲和欽若昊天至於民之析因夷隩鳥獸孳尾毛希革毛毨氄毛照不與知則所贊可知矣天地之化育猶有所不及以人贊之而後備則天也非人不立故人與天地並立為三才此之謂與天地參○游氏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故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千萬人之性一己之性是也故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萬物之性一人之性是也故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同焉皆得者各安其常則盡人之性也至於盡物之性則和氣充塞故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夫如是則天覆地載教化各任其職而成位乎其中矣○楊氏曰性者萬物之一源也非夫粹天德者其孰能盡之能盡其性則人物之性斯盡矣言有漸次也贊化育參天地皆其分內耳○又曰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則敬轍參反而求之於吾身可也故曰盡己之性則能盡人之性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以己與人物性無二故也

或問致曲之說。曰：人性雖同，而氣稟或異。自其性而言之，則人自孩提，聖人之質悉已完具；以其氣而言之，則惟聖人為能舉其全體而無所不盡，上章所言至誠盡性是也。若其次則

善端所發隨其所禀之厚薄或仁或義或孝或弟讀作悌而不能同矣自非各因其發見之偏一一推之以至乎其極使其薄者厚而異者同則不能有以貫通乎全體而復其初即此章所謂致曲而孟子所謂擴充其四端者是也語錄問既是四端安得謂之曲曰四端先後互發豈不是曲若謂只有此一曲則是夷惠之一偏如何得該徧聖人具全体一齊該了而當一用時亦只是發一端如用仁則義禮智如何上來背間雖發一端其餘只平鋪在要用即用不似以下人有先後間斷之意須待擴而後充曰然程子之言大意如此程子曰人自提孩聖人之資已完只先於偏勝處發或仁或義或孝或弟去氣偏處發便是致曲去性上將便是直養然得歸于誠但其所論不詳且以由基之射爲說故有疑於專務推致其氣質之所偏厚而無隨事用力悉有衆善之意程子曰曲偏曲之謂非大道也曲能有誠謂一事中用志不分亦能有誠凡如技藝上可見如養由基射之類是也【通證】左傳成公十六年潘尫之黨黨乃潘尫之子尫音汪與養由基皆善射者蹲甲而射之蹲聚也徹七札焉以示王曰楚共王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呂錡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音滔弓衣也以一矢復命又以形爲參前倚衡所立卓爾之意

則亦若以為己之所自見而無與（音預）於人也豈其記者之略而失之與（平聲）至於明動變化之說則無以易矣程子曰誠則形誠然後便有物如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如有所立卓爾皆若有物方見如無形是見何物形則著又著見也著則明是有光輝之時也明則動誠能動人也君子所過者化豈非動乎或曰變與化何別曰變如物方變而未化化則更無舊迹自然之謂也莊子言變大於化非也若張子之說以明為兼照動為徙義變為通變化為無滯則皆以其進乎內者言之失其旨矣蓋進德之序由中達外乃理之自然如上章之說亦自己而人自人而物各有次序不應專於內而遺其外也且夫（音扶）進乎內之節目亦安得如是之繁促哉張子曰致曲不貳則德有定體體象誠定則文節著見一曲致文則餘善兼照明能兼照則必將徙義誠能徙義則德自通變能通其變則圓神無滯游氏說亦不得之但說致曲二字不同非本意耳游氏曰誠者不思不勉直心而徑行並其次則臨言而必思不敢發言也臨行而必擇不敢際行中如曰致曲曲折而反諸心也擬議之間鄙詐不萌而忠信立矣故曲能有誠有諸中必形諸外故誠則形形於身必著於物故形則著誠至於著則內外洞徹清明在躬故著則明明則物有以

動衆故明則動動則有以易俗故動則亦變則革汙以爲清革暴以爲良然皆有迹也化則其迹泯矣日用飲食而已至於化則神之所爲也非天下之至誠其孰能與於此

楊氏既以光輝發外爲明矣而又引明則誠矣則似以明爲道明之明既以鶴鳴子和鼓爲動矣而又曰化非學問爲行所及則似以化爲大而化之之化此其文意不相承續且於明動之間本文之外別生無物不誠一節以就至誠動物之意尤不可曉今固不能盡錄然亦不可不辨也

楊氏曰能盡其性者誠也其次致曲者誠之也學問思辨而篤行之致曲也用志不分故能有誠誠於中形於外參前倚衡不可揜抑於形形則有物故著著則輝光發於外故明明則誠矣未有誠而不動動而不變也鶴鳴在陰其子和之非動乎由哉行誠哉在一由也明則誠矣無物不誠也至於化則非學問思辨篤行之所及也故惟天下至誠爲能化

或問至誠如神之說曰呂氏得之矣其論動乎四體爲威儀之則者尤爲確實

呂氏曰至誠與天地同德與天地同德則其化運行與天地同流矣興亡之兆禍福之來感於吾心動於吾氣如有萌焉無不前知況乎誠心之至求乎蓍龜而蓍龜告吉凶乎四體而四體應所謂莫見乎隱莫顯

（乎微者也此至誠所以達乎神明而無間故曰至誠如神動乎四體如傳所謂威儀之則以定命者也）陳氏心合於氣氣合於神之云非儒者之言也且心無形而氣有物若之何而反以是為妙哉（游氏曰至誠之道精一無間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無聲無臭而天地之間物莫得以遁其形矣不既神矣乎）程子用便近二之論蓋因異端之說（程子曰人固可以前知然其理須是用則知不用則不知知不如不知之愈蓋用便近二所以釋子謂又不是野狐精也）獨以蜀人董五經之徒亦有能前知者（程子曰蜀山人不起念十年便能前知。又前有董五經隱者也程子聞其名謂其亦窮經之士特往造焉董平日未嘗出是日不值遂至中途遇一老人負茶果以歸且曰君非程先生乎程子異之曰先生欲來信息甚大某特入城置少茶果將以奉待也程子以其誠意復同至其舍語甚久亦無大過人者但久不與物接心靜而明矣）故說之而論其優劣非以其不用而不知者為真可貴而賢於至誠之前知也至誠前知乃因其事理朕（直忍反）兆之已形而得之如所謂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常先覺者非有術數推驗之煩意想測度（待洛反）之私也亦何害其為一哉

或問二十五章之說曰自成自道如程子說乃與下文相應程子曰誠者自成如至誠事親則成人子至誠事君則成人臣○又曰誠者不可以不誠雖然誠者在知道本而誠之耳游楊皆以無待而然論之其說雖高然於此爲無所當且又老莊之遺意也游氏曰誠者非有成之者自成而已其爲道非有道之者自道而已自成自道猶言自本自根也○楊氏曰誠自成誠道自道無所待而然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之義亦惟程子之言爲至當然其言太略故讀者或不能曉請得而推言之蓋誠之爲言實而已矣然此篇之言有以理之實而言者如曰誠不可揜之類是也有以心之實而言者如曰反身不誠之類是也讀者各隨其文意之所指而尋之則其義各得矣所謂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者以理言之則天地之理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自古至今無一物之不實而一物之中自始至終皆實理之所爲也以心言之則聖人之心亦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從生至死無一事之不實而一事

之中自始至終皆實心之所爲也此所謂誠者物之終始者然也苟未至於聖人而其本心之實者猶未免於間斷（上去声下徒玩反後並同）則自其實有是心之初以至未有間斷之前所爲無不實者及其間斷則自其間斷之後以至未相接續之前凡所云爲皆無實之可言雖有其事亦無以異於無有矣如曰三月不違則三月之間所爲皆實而三月之後未免於無實蓋不違之終始即其事之終始也日月至焉則至此之時所爲皆實而去此之後未免於無實蓋至焉之終始即其物之終始也是則所謂不誠無物者然也以是言之則在天者本無不實之理故凡物之生於理者必有是理方有是物未有無其理而徒有不實之物者也在人者或有不實之心故凡物之出於心者必有是心之實乃有是物之實未有無其心之實而能有其物之實者也程子所謂徹頭徹尾者蓋如此

程子曰誠者物之終始猶俗語徹頭徹尾不誠更有甚物也

其餘諸說大抵皆知誠之在天爲實理而不知其在人爲實心是以爲說大高而往往至於交互差錯以失經文之本意正猶知愛之不足以盡仁而只言仁者遂至於無字之可訓其亦誤矣

呂氏所論子貢子思所言之異亦善而猶有未盡者蓋子貢之言主於知子思之言主於行故各就其所重而有賓主之分亦不但爲成德入德之殊而已也

呂氏曰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學不厭所以成己此則成己爲仁教不倦所以成物此則成物爲智何也矣盡己性以成己則仁之體也推是以成物則智之事也自成己而言則學不厭所以致吾知教不倦所以廣吾愛自入德而言於此子思子貢之言所以異也發明曰不厭不能者道德之事子貢蓋主於而言故以智爲體而仁爲用成己成物者成德之事子思蓋主行而言故以仁爲體而智爲用此仁智之所以相爲體用者仁即乾之元時之春智即乾之貞時之冬也仁如元之始春之生義禮智皆仁之推此仁之所以爲體而智之所以爲用也然智以知之而後仁以行之如貞下之起元冬藏之蘊夫春生此智之所以爲體而仁之所以爲用也

攖氏說

物之終始皆以天行二字爲解蓋本於易終則有始天行也

之說假借依託無所發明楊氏之言蓋多類此最爲論經之大病也又謂誠則形而有物不誠則毀雖有也反而無物亦未安誠之有物蓋不待形而有不誠之無物亦不待其毀而後無也其曰由四時之運已則成物之功廢蓋亦毀而後無之意而又以天無不實之理喩夫音扶下同人有不實之心其取譬也亦不親切矣彼四時之運矣豈有時而已者哉楊氏曰其爲物終然天行也誠則形一故有物不誠而者有爲則有休輟故息息則無物矣由四時之運已則成物之功廢尚何終始之有故以習則不以行則久若以進德則不可久以脩業則不可大故君子惟誠之爲貴

或問二十六章之說曰此章之說最爲繁雜如游楊無息不息之辨恐未然若如其言則不息則久以下至何地位然後爲無息耶游氏曰至誠無息天行健也若文王之德之純亦不已也未能無息而不息者君子之自強也若顏子之三月不違仁是也○楊氏曰無息者誠之體也不息所以體誠也游氏又以得一形容不二之意亦假借之類也學雖密而意則疎矣游氏曰其爲物不二天地之得一也一則

不已故覆載萬物雕刻衆形而莫知其然也故生物不測。老子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呂氏所謂不已其命不已其德意雖無窮而語亦有病蓋天道聖人之所以不息者實理之自然雖欲已之而不可得今曰不已其命不已其德則是有意於不已而非所以明聖人天道之自然矣呂氏曰天之所以爲天不已其命而已聖人之所以爲聖不已其德而已其爲天人德命則異其所以不已則一故聖人之道可以配天者如此而已又以積天之昭昭以至於無窮譬夫音扶下同人之積其良心以至於與天地合德意則甚善而此章所謂至誠無息以至於博厚高明乃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之事其所積而成者乃其氣象功效之謂若鄭氏所謂至誠之德著於四方者是已非謂積己之德亦待積而後成也故章末引文王之詩以證之夫豈積累漸次之謂哉若如呂氏之說則是因無息然後至於誠由不已然後純於天道也失其旨矣呂氏以此說天之大昭昭之多而已地之廣撮土之多而已山之一卷石水之一勺亦謬矣其所以高明博厚

其所不勉者為之之多而已今夫人之有良心也豈非受天此之中是為可欲之善不充之則不能與天地相似而乖乎大人之所不化則不能不勉不思與天地合德而至于聖熟所以至于聖者於其良心之德盛仁熟而後亦然故曰獨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如指人之良心而責之齊天地之合德無指揚土而求其幾微之隙而指人海之力而齊求其至能發皆時之功一足亦不思之甚也。語錄諸家多將此章微進德以修業只一箇全誠已該了豈復有許多節次

楊氏動以天故無息之語甚善楊氏曰誠自成非有假於物也而其動以天故無息其

言天地之道聖人之德無二致焉故方論聖人之事而又曰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焉未顯其語之更平聲端耳。楊氏曰於博配學者明則變載成物之事備矣其用則不可得而見也故於此博配天地無窮言之所以著明之也然天地之隨聖人之於博悉

闡所謂成一物者之誠功已無互相明也精一日不一以能外物不測也誠成物矣二故精一日而天地之所可一言而盡

無不物誠矣則至誠天之所以為天文王之所以為文皆原於不已

小亦稍可見之失也。楊氏曰誠者天之道所以為天之誠不息之所以為天文王之純亦不已所以為文皆原於天之所已

蓋天地合德其可以為天文王之所以為文又皆原於天之所不已大抵聖賢之言內外

精粗各有攸當而無非極致近世諸儒乃或不察乎此而

於其外者皆欲引而納之於內於其粗者皆欲推而致之於
精若致曲之明動變化此章之博厚高明尤不勝評誌其煩碎
穿鑿而於其本指失之愈遠學者不可以不察也

或問二十七章之說曰程張備矣 德性者言性之可貴與言性善其實一也 [illegible]

張子所論逐句為義一條甚為切於文義張子 [illegible]

故呂氏因之呂氏 [illegible]

楊二說足之則其義始精耳

道至德為得之唯優優大哉之說為未善

游氏分別

而以無方無體離形去智為極高明之意又以人

德地德天德爲德性廣大高明之分則其失愈遠矣游氏曰尊德性而道問學人德也致廣大而盡精微地德也極高明而道中庸天德也自人之天則上達矣陳氏之說亦不可曉蓋道者自然之路德者人之所得故禮者道體之節文必其人之有德然後乃能行之也今乃以禮爲德而欲以凝夫音扶道則既誤矣而又曰道非禮則蕩而無止禮非道則梏於儀章器數之末而有所不行則是所謂道者乃爲虛無恍惚元無準則之物所謂德者又不足以凝道而反有所待於道也其諸老氏之言乎誤益甚矣老氏曰道之蛻于天道之至也無禮以範圖之則蕩而無止而天地之化或過矣禮滋之二至內威儀一以至十志以體道而範圍之也故曰何不言德禮至不不爲所謂至於十過者禮其是乎夫禮天所其也長壯或以爲忠信之薄或以止禮非脩者不知天者有也故曰待其人然後行蓋道非禮之不止禮非道不行二者常相資也苟非其人而恃於儀章器數之末則蕩不肯者之不及也尚何至道之凝哉敦厚崇禮諸說但以二句相對明其不可偏廢矣大意固然游氏日溫故而知新所以傳學而詳說之也敦厚以崇禮所以守約而處中也○楊氏曰溫故而知新敦厚道問學之事也然學以

崇孔道中庸之學也呂氏之說見章句輯釋中然細分之則溫故然後有以知新而溫故又不可不知新敦厚然後有以崇禮而敦厚又不可不崇禮此則諸說之所遺也大抵此五句承章首道體大小而言故一句之內皆具大小二意如德性也廣大也高明也故也厚也道之大也問學也精微也中庸也新也禮也道之小也尊之道之致之盡之極之道之溫之知之敦之崇之所以脩是德而凝是道也以其於道之大小無所不體故居上居下在治在亂無所不宜此又一章之通旨也

或問子思之時周室衰微禮樂失官制度不行於天下久矣其曰同軌同文何耶曰當是之時周室雖衰而人猶以為天下無二王諸侯雖有不臣之心然方彼此爭雄不能相尚下及六國之末亡猶未有能更姓改物而定天下于一者也則周之文軌孰得而變之哉曰周之車軌書文何以能若是其

必同也曰古之有天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以新天下之耳目而一其心志【圖】(吳程曰正謂歲之首也朔謂月之一日也周以建子為正以夜半為朔商以建丑為正以雞鳴為朔夏以建寅為正以平旦為朔漢律歷志十一月為子天正十二月丑為地正正月寅為人正此言月之正也又云天統始於子半地統始於丑初人統受之於寅設此日之朔祀盖正者歲之始故古者並以歲首寅月為正月而周人亦稱歲首十一月日正歲每與歲終對言朔者月之初凡朔皆發命則必以是時行之周禮鄭注云正歲正月反易之說有)若三代之異尚其見(賢遍反)於書傳(去聲下同)者詳矣軌者車之轍迹也周人尚輿而制作之法領於冬官其輿之廣六尺六寸故其轍迹之在地者相距之間廣狹如一無有遠邇莫不齊同凡為車者必合乎此然後可以行乎方內而無不通不合乎此則不惟有司得以討之而其行於道路自將偏倚杌(音兀)隉(倪結反不安也)而跬(犬蘂反半步也)步不前亦不待禁而自不為矣古語所謂閉門造車出門合轍蓋言其法之同而春秋傳所謂同軌畢至者則以言其四海之內政令所及者無

不求也文者書之點畫形象也周禮司徒教民道藝而書居其一又有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而大行人之法則又每九歲而一諭焉其制度之詳如此是以雖其末流海內分裂而猶不得變也【周禮】周禮地官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春官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掌達書名於四方若以書使於四方則書其令。大行人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頫五歲徧省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書名所以同其文字後使瞽史諭之聽音聲以至於秦滅六國而其號令法制有以同於天下然後更以六尺為步書以小篆隸書為法而周制始改爾孰謂子思之時而遽然哉三山陳氏曰按魯穆公元年子思作中庸蓋周威烈王之十七年也是時列國雖僭猶用周制至秦吞并後始用六為紀而輿六尺是改車之制損於周者六寸矣又命李斯罷籀更制小篆隸書而後書之文始不同

或問二十九章之說曰三重諸說不同雖程子亦因鄭註然於文義皆不通程子曰三重即三王之禮此即鄭註之說唯【呂氏】一說為得之耳呂氏說見

章句至於上下焉者則呂氏亦失之惜乎其不因上句以推之而為是矛盾食允反也呂氏曰上焉者謂上達之事如性命道德之本不驗之於民之行事則難言而近於荒唐下焉者謂小達之事如刑名度數之末雖明變易無所指考則難見而出於汗漫二者皆無取信於民是以民無所適從曰然則上焉者以時言下焉者以位言宜不得為一說且又安知下焉者之不為霸者事耶曰以王去聲天下者而言則位不可以復上矣以霸者之事而言則其善又不足稱也亦何疑哉曰此章文義多近似而若可以相易者其有辨乎曰有三王以迹言者也故曰不謬言與其已行者無所差也天地以道言者也故曰不悖言與其自然者無所拂也鬼神無形而難知故曰無疑謂幽有以驗乎明也後聖未至而難料故曰不惑謂遠有以驗乎近也動舉一身兼行與言而言之也道者人所共由兼法與則而言之也法謂法度人之所當守也則謂準則人之所取正也遠者悅其德之廣被皮義反

故企而䟽泰之近者習其行誌之旨常故久而安之也。

或問小德大德之說曰以天地言之則高高下散殊者小德之川流於穆不已者大德之敦化以聖人言之則物各付物者小德之川流純亦不已者大德之敦化以此推之可見諸說之得失矣曰子之所謂兼內外該本末而言者何也曰是不可以一事言也姑以夫子已行之迹言之則由其書之有得夏時贊周易也由其行之有不時不食也迅雷風烈必變也以至於仕止久速之皆當其可也而其所以律天時之意可見矣得夏時出記禮運篇。詳見論語八佾篇禘自既灌章通論下由其書之有序禹貢述職方也由其行之有居魯而逢掖居宋而章甫也以至於用舍行藏之所遇而安也而其襲水土之意可見矣述職方以除九丘見尚書序職方即周禮職方氏也○記儒行篇孔子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逢掖衣也章甫商之冠衣宋商之後故用其冠若因是以推之則古先聖王之所

以迎日推策策與筴同頒朔授民而其大至於禪善去聲授放伐各以其時者皆律天時之事也其所以體國經野方設居方而其賴至於昆蟲草木各遂其性者皆襲水土之事也使夫子而得邦家也則亦何慊口簟反於是哉史記黃帝本紀云迎日推筴註筴數也迎數之也日月朔望未來而推之故曰迎日○頒朔詳見論語八佾篇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註內○周禮云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註體猶分也經謂爲之里數○虞書序云帝釐下土方設居方言帝釐理四方諸侯隨方別其居方之決此

或問至聖至誠之說曰楊氏以聰明睿知爲君德者得之而未盡其寬裕以下則失之蓋聰明睿知者生知安行而首出庶物之資也容執敬別則仁義禮智之事也楊氏曰書曰惟天生聰明時乂易曰知臨大君之宜吉聰明睿知人君之德非以臨下故足以有臨寬裕溫柔仁之質也故足以有容發強剛毅以致果故有執齊莊中正以直內故有敬文理密察理於義故有別經綸以下諸家之說亦或得其文義但不知經綸之爲致和立本之爲致中知化之爲窮理以

至於命。且上於至誠者無所繫下於焉有所倚者無所屬則為不得其綱領耳。游氏以上章為言至聖之德下章為言至誠之道者得之游氏曰聰明睿知聖德也寬裕溫柔仁德也發強剛毅義德也齊莊中正禮德也文理密察智德也溥博者其大無方淵泉者其深不測或容以為仁或執以為義或敬以為禮或別以為智惟其備而已此所謂時出之也夫然故外有以正天下之觀內有以通天下之志足以況而民敬言而民信行而民悅自西自東自南自北莫不心悅而誠服此至聖之德也天地之大經五品之民彝也乃為天下之常道皆可名於經而民彝為大經經綸者因性循理而治之無汨其序之謂也立天地之大本者建中于民也淵淵其淵非特如淵而已浩浩其天非特如天而已此至誠之道也其說自德者其用以下皆善游氏曰德者其用也有目者所共見有心者所共知故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道者其本也非道同志一莫窮其奧故曰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蓋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為故其言之序相因如此

或問卒章之說。曰。承上三章既言聖人之德。而極其盛矣。子思懼夫音扶下同學者求之於高遠玄妙之域。輕自大而反失之也。故反於其至近者而言之。以示入德之方。欲學者先知用心

於內不求人知然後可以謹獨誠身而馴致乎其極也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而其所以平者無聲臭之可尋此至誠盛德自然之效而中庸之極功也故以是而終篇焉蓋以一篇而論之則天命之性率性之道脩道之教與夫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所以育者於此可見其實德以此章論之則所謂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者於此可見其成功皆非空言也然其所以入乎此者則無他焉亦曰反身以謹獨而已矣故首章已發其意此章又申明而極言之其旨深哉其曰不顯亦充尚絅之心以至其極耳與詩之訓義不同蓋亦假借而言若大學敬止之例也詩意本謂豈不顯此則借謂其幽潛不顯如詩敬止爲語助辭大學則謂無不敬而安所止也諸說如何曰程子至矣程子曰不愧屋漏便是箇持敬氣象。又曰不愧屋漏則心安而體舒。又曰尚不愧于屋漏是敬之事。又曰聖人脩已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何有不至此體信達順之道

惟明睿知皆由此出以此事天享帝。又曰道一本也知不二本便是篤恭而平天下之道。又曰君子之遇事無巨細一於敬而已矣簡細故以自崇非敬也飾私智以爲奇非敬也要之無敢慢而已語曰居處恭執事敬雖之夷狄不可棄也然則執事敬者固爲仁之端也推是心而成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又曰毛猶有倫入毫釐絲忽終不盡。又曰中庸言道只消道無声無臭四字總括了多少。又曰中庸之語其本至於無声無臭其用至於礼儀三百威儀三千自礼儀三百威儀三千復歸於無声無臭此言聖人心要處

呂氏既失其章旨又不得其綱領條貫而於文義尤多未當（去声下未當同）如此章承上文聖誠之極致而反之以本乎下學之初心遂推言之以至其極而後已也而以爲皆言德成反本之事則既失其章旨矣（呂氏曰此章皆言德成反本以盡中庸之道）此章凡八引詩自衣錦尚絅以至不顯惟德凡五條始學成德踈密淺深之序也自不大聲色以至無聲無臭凡三條皆所以贊夫不顯之德也今以不顯惟德通前三義而并言之又以後三條者亦通爲進德工夫淺深次第則又失其條理矣（呂氏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者蓋要其所以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不賞而勸不怒而威

豈有他哉在德而已○又曰德輶如毛謂之德者猶誠之者也未至乎誠也若至乎誠則與天為一無意無我非勉非思渾然不可得而名者也聲臭之於形微矣有物而不可見猶無之則上天之事可知矣○又曰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不賞而親不怒而威則德孚於人而忘乎言動矣然猶有德之聲色存焉至于不大聲色然後可以入乎無聲無臭而誠一

於入至以知風之自為知見聞動作皆由心出以知微之顯為

知心之精微明達暴著呂氏曰以見聞之間動作之利推所從來莫非心之所出其知風之自故○又曰心之精微至隱至妙無聲無臭然其理明達暴著若揭日月其知微之顯故以不動而敬不言

而信為人敬信之呂氏曰其中有本不待言動而人敬信以貨色親長上声達諸

天下為篤恭而天下平呂氏曰君子之善與人同合內外之道則為德非特成已附以成物故君子言貨色之發親長之私必達於天下而後已豈非篤恭而天下平者哉以德為誠之事而猶

有聲色至於無聲無臭然後誠一於天則又文義之未當者

然也然近世說者乃有深取其知風之自之說而以為非

程夫子不能言者蓋習於佛氏作用是性之談而不察乎

翁序文之誤耳學之不講其陋至此亦可憐也游氏所謂無

裁於中無交於物泊然純素獨與神明居所謂離人而立於

獨者皆非儒者之言游氏曰無藏於中無交於物然誠離人獨與神明居此淡也然因性而已故曰

不厭人又曰無聲無臭則離人而立於獨矣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

人則又當於接物之事而非簡之謂也游氏曰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

於人而比簡也然循理而已故其文其論三知未免牽合之病游氏曰欲治其國先齊其家欲知其遠之

近也人人觀其長其長而天下平可不謂近矣乎家人有身親其文然其身不可聞不見之謂自近出其心而正其身也先自近矣

言有先也物修人道行其身之常不可見不聞之所以不自聞乎而欲常修不其日用之知所

顯也有道行其道不可離身心先自之所不可離也而欲常人用心

不謂乎顯其論德輶如毛以下則其失與呂氏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

矣不難知也甚遠而而至也辛之則足而故曰有對德比輶故如毛曰毛

而難知必思而得勉而中從容中道故有德者以

所至矣思則無思無為無聲無臭人則至矣道而

倫若夫誠之至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無不至矣

天道也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楊氏知風之自與

呂氏曰本之說略同楊氏曰不其出之自流此則皆有所自而不由蹊徑也

氏曰墨子兼愛楊子為我不其知未有自此風其君子清者不自未由之心

無君無父子近於禽獸伯夷之仁不害有以為其民之不撓下則惠之至言

胥去以為和其風之末流不免于隘而不恭故君子不由也則其政之未

端不可不慎也故曰差之毫釐繆以千里其知風之自則可以入德矣

其取證又皆太遠要當參取呂氏改本去上声其所謂見聞者卽上章而益以言語之得失動作之是非皆知其有所從來而不可不謹則庶乎其可耳以德輶如毛為有德而未化則又呂游之失也楊氏曰德輶如毛未至於無倫猶有德也而未非其至也故上天之載無声無臭然後為至

侯氏說多疎闊惟以此章為再叙入德成德之序者獨為得之也侯氏曰自衣錦尚絅至無声無臭至矣子思再叙入德成德之序也